

張氏醫通

張氏醫通卷之一

長洲石頑張

駱路王

男

登誼先

續言

倬飛疇

中風門

中風

類中彙入

靈樞云。身半以上者邪中之也。身半以下者濕中之也。○邪之中於人也。無有常中。於陰則濡於府。中於陽則濡於經。○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

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而有背兩脇亦下其經○中於陰者常從臂肘始其陰皮薄其肉淖澤故俱受於風獨傷其陰○足陽明之筋病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熱則筋縱目不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治之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塗其緩者以桑鉤鉤之卽以生桑灰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敷急頰且飲美酒噉炙肉不飲酒者自強也爲之三劑而已

口頰喎僻乃風中血脈也手足陽明之經絡於口

會太陽之經。絡於目。寒則筋急而偏。熱則筋弛而縱。故左中寒。則逼熱於右。右中寒。則逼熱於左。寒者急而熱者緩也。急者皮膚頑痺。營衛凝滯。故用馬膏之甘平柔緩。以摩其急。以潤其痺。以通其血脈。用桂酒之辛熱。急束以塗其緩。以和其營衛。以通其經絡。桑能治風痺。通節竅也。病在上者。酒以行之。甘以助之。故飲美酒。噉炙肉。云不飲者。自免強飲之。爲之三拊者。再三拊其急處。使氣血流動。其病自已也。

素問云。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亦爲藏府之風。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爲偏風。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也。○三陽三陰發病。爲偏枯痿易。四肢不舉。○汗出偏沮。使人偏枯。○偏枯痿厥。肥貴人高粱之疾也。○脈有大小。辨諸大疲。易偏枯。○內奪而脈。則爲瘖痹。○虛邪客於身半。其人深。營衛衰則眞氣去。邪氣內留。發爲偏枯。○胃脈沉鼓。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爲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瘖。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瘖。三歲起。年不滿二十者。三

歲死。

趙以德曰。胃與脾爲表裏。胃之陽虛。則內從於脾。從於脾。則脾之陰盛。故胃脈沉鼓滿。滿者。少血多氣之診也。胃之陽盛。則脾之陰虛。虛則不得與陽主內。反從其胃。越出部分。而鼓大於臂之外。大者。多氣少血之候也。心者。元陽君主之宅。生血生脈。今因元陽不足。陰寒乘之。故心脈小堅急。小者。陽不足。堅急者。陰寒之象也。夫心胃之三等脈。見一卽爲偏枯。心乃天真神機開發之本。出以穀氣充。

天真之原。一有相失。則不能制其氣。而宗氣散。故分布不周。不周於經脈。則偏枯。不周於五藏。則痛。痛者。腎與包絡內絕也。○張景岳曰。胃脈沉鼓滿。陽不足也。胃外鼓大。陰受傷也。心脈小堅急。陰邪勝也。胃氣既傷。血脈又病。故心下否隔。半身偏枯也。

金匱云。夫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爲痺。脈微而數。中風使然。

半身不遂者。偏風所中也。但臂不遂者。風遂上受。

也。風之所客。凝滯營衛。經脈不行。分肉筋骨俱不利。故曰此爲痺。今因風著爲痺。營遂收微。衛遂收數。故脈見微數。蓋微者陽之微。數者風之熾也。此卽內經風論所謂各入其門戶所中者之一證也。千金補金匱之不逮。立附子散。治中風手臂不仁。口面喎僻。專以開痺舒筋爲務也。

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卽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

不仁邪在於經。卽重不勝。邪入於府。卽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卽難言。口吐涎。

寒邪之脈緊。故浮緊並見於寸口。絡脈從經脈左右襲行。當邪入之時。不治。至邪隨絡脈流行。緩急牽引。故口眼喎斜不遂。邪在於絡。則不營於肌膚。故不仁。邪在於經。則外不滋於肉。故身重而不勝。所謂入府入藏者。以胃爲六腑之總。心爲五藏之君。主諸府。經絡受邪。變極。則歸於胃。胃得之則熱。其津液壅溢爲痰涎。閉塞其神氣出入之竅。

故不識人也。諸藏受邪而變者，亦必歸於心。心得邪，則神散而樞機息。舌者心之竅，機息則舌縱。廉泉開舌縱，則難以言。廉泉閉則口流涎也。主以侯氏黑散，祛之從外面散，取菊花之甘寒，杜風兼牡蠣礬石之澀，使藥積腹中，以助祛風之力也。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爲寒，緩則爲虛。營緩則爲亡血，衛緩則爲中風。邪氣中經，則身癢而癰癧。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

寸口脈遲，知營氣不及而爲亡血。寸口脈緩，知衛

虛邪入而爲中風。衛不外布於經。則爲癱瘓身癱。
營不內榮於心。則客邪混鬱於胸中。害其宗氣之
布息。故胸滿而短氣。治以風引湯。引之從內而泄。
故用大黃引領甘寒諸藥。鎮攝虛風。卽以存牖牡
蠣填塞復入之路。靈樞所謂久塞其空。謂之良工
是也。

中風辨。身體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目昧不知痛處。
或拘急不得轉側。古今錄驗續命湯。

辨病者。營衛氣血不養於內外。故身體不用。機關

不利精神不治。然是證有虛有實。虛者自飲食房
勞七情得之。內經所謂內奪而厥。則爲瘖。非是也。
實者是風寒暑溼感之。虛者不可以實治。治則愈
散其氣血。此方明言治中風。非乃營衛之實邪。故
用續命。卽麻黃湯之變方。加乾薑開血受寒。痺石
膏解肌受風。痺當歸和血。人參益氣。芍藥行血。散
風。其并治欬逆上氣而浮者。亦爲風寒而致也。
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經日不欲
飲食。千金三黃湯。

此六氣歛束筋經。陽氣不布。內薄於心。則神亂而煩熱。以熱鬱於內。不得達表。所以惡寒。經日而不發熱。以邪氣內賊。故不欲飲食耳。方以千金取名。實之至也。觀千金方引用。明註仲景三黃湯。其爲金匱原名可知。用麻黃爲君者。以其能通陽氣而開痺也。痺非得汗不開。然內虛當慮。故以大劑黃耆佐之。而虛復有寒熱不同。虛熱則用黃芩。虛寒則加附子。不易之定法也。

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食味。暖肌補中益精氣。近効。

白朮附子湯

腎氣虛乏之人。外風直入無禁。而挾腎中濁陰之氣。厥逆上攻。其頭問重眩之苦。至極難耐。兼以胃氣亦虛。不知食味。故處方全不用風藥。但用附子。暖其水藏。白朮甘草。暖其上藏。水土一暖。則濁陰之氣。盡趨於下。而頭苦重眩。食不知味之證。除矣。千金云。岐伯曰。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風痹。三曰風懿。四曰風痺。夫諸愈卒病。多是風。初得輕微。人所不悟。宜速與續命湯。依輪穴灸之。夫風者百病

之長岐伯所言四者說其最重也

偏枯者身半不隨肌肉偏不用而痛言不變志不亂

病在分腠之間溫卧取汗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

復也

甲乙經云溫卧取之

風痺者身無痛四肢不收志亂不甚言微知則可治

其則不能言不可治

風逆者奄忽不知人咽中塞窒窒然

華氏作噫然有聲

舌強

不能言病在藏府先入陰後入陽治之先補於陰後

寫於陽發其汗身轉軟者生汗不出身直者七日死

巢氏作眼。下及鼻人中。左右白者。可治。一黑一赤。吐沫者。不可治。

風痺者。風寒溼諸痺類風狀。風勝則周身走注疼痛。

寒勝則骨節掣痛。溼勝則麻木不仁。此言賊風諸痺。痛風之大綱也。

石頑曰。千金述岐伯中風大法有四。方治頗繁。今

每例採一專方。爲逐證之綱旨。如偏枯。用八風續

命湯。風痺。用竹瀝飲子。風懿。用獨活湯。風痺。用附

子散。此大畧宗兆。餘方不能具載。千金所謂變動

枝葉。各依端緒以取之。端緒愈紛。則探求愈惑。圓

機之士。諒不能固守成則也。

趙養葵云。河間所謂中風癱瘓者。非謂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於風。良由平日飲食起居動靜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拂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知也。亦有因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夫五志過極。皆爲熱甚。俗云風者。言末而忘其本也。觀河間之論。則以風爲末。而以火爲本。世之尊劉氏者。專守主火之說。殊不知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劉氏原以補腎爲本。觀其地黃飲子之方。可見矣。故中風又當以真陰虛爲

本。但陰虛有二。有陰中之水虛。有陰中之火虛。火虛者。專以地黃飲子爲主。水虛者。又當以六味丸爲主。果是水虛。辛熱之藥。與夫參耆之品。俱不可加。東垣云。有中風者。卒然昏愖。不省人事。痰涎壅盛。語言塞滿。六脈沉伏。此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踰四旬。氣衰之際。或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證。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者。亦間有之。形盛氣衰。故也。觀東垣之論。當以氣虛爲主。縱有風邪。亦是乘虛而襲。當此之時。豈尋常藥餌。能通達於上下哉。

急以三生飲一兩加入參兩許煎服。夫三生飲乃行經治痰之劑。斬關奪旗之將。必多人參。駕馭其邪。而補助真氣。否則不惟無益。適足取敗。觀先哲用參附。其義可見矣。若遺尿手撒口開。眼合鼻鼾爲不治證。然用前藥。多有得生者。

丹溪云。人有氣虛。有血虛。有溼痰。左手脈不足。及左半身不遂者。四物加薑汁竹瀝。右手脈不足。及右半身不遂者。四君子佐薑汁竹瀝。如氣血兩虛。而挾痰盛者。二陳加星半竹瀝薑汁之類。觀丹溪之論。平正。

通達人盛宗之。但持此以治。多不效。或少延而久必斃者。何也。蓋半身風癱。須察脈辨證。兼痰。兼熱。爲是。乃指左爲血病。右爲氣病。教人如此認證。內經則無此說也。左半雖血爲主。非氣以統之。則不流。右半雖氣爲主。非血以麗之。則易散。故肝膽居左。其氣常行於右。脾臟居右。其氣常行於左。往來灌注。周流不息。豈可執著哉。凡治一偏之病。法宜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從左引右。從右引左。蓋觀樹木之偏枯者。將溉枯者乎。抑灌其未枯者。使之榮茂。而因以條暢其枯者。

乎。至若一味攻擊其風痰死血。是相引喪亡而已。
喻嘉言曰。河間指火爲訓。是火召風入。火爲本。風爲
標矣。東垣指氣爲訓。是氣召風入。氣爲本。風爲標矣。
丹溪指痰爲訓。是痰召風入。痰爲本。風爲標矣。然一
人之身。每多兼三者而有之。曷不曰陽虛邪害空竅。
爲本。而風從外人者。必挾身中素有之邪。或火。或氣。
或痰。而爲標耶。治法。風邪從外人者。必驅之使外出。
然挾虛者。非補虛則風不出。挾火者。非清熱則風不
出。挾氣者。非開鬱則風不出。挾溼者。非導溼則風不

出。挾痰者。非豁痰則風不出。王安道謂審其爲風。則從內經。審其爲火爲氣爲痰。則從三子。徒較量於彼此之間。得非無權而執一耶。

王節齋曰。古人論中風。偏枯麻木酸痛不舉諸證。以血虛死血痰飲爲言。是論其致病之根源。至於得病。則必有所感觸。或因六淫七情。遂成此病。此血與痰爲本。而外邪爲標。其病中於皮膚血脈經絡肌肉筋骨之間。而未入藏府。故邪在皮膚肌肉。則不知痛癢。麻木不仁。如有物一重貼於其上。或如蟲蟻遊行。或

洒洒振寒。或腫脹。或自汗。遇熱則或癢。遇陰寒則沉
重痠痛。邪入血脈筋絡。則手足指掌肩背腰膝重使
不遂。難於屈伸舉動。或走注疼痛。皆外自皮毛以至
筋骨之病。凡脈所經所絡。筋所會所結。血氣津液所
行之處。皆凝滯鬱遏。不得流通而敗然也。亦何必一
一強度其病屬某經。某病屬某藏。而雜治之哉。
薛立齋云。邪在氣。氣爲是動。邪在血。血爲所生病。經
云。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此非外來風邪。乃本
氣自病也。故諸方多言皆由氣虛體弱。營衛失調。腠

理不密。邪氣乘虛而入。然左半體者。肝腎所居之地。肝主筋。腎主骨。肝藏血。腎藏精。精血枯槁。不能滋養。故筋骨偏癱而不用也。風病多因熱甚。惟其血熱。故風寒之氣一襲之。則外寒束內熱而爲痛。故有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之語。其真中風者。當辨其中藏中府而治之。眼瞤者。中於肝經。舌不能言者。中於心經。脣緩便秘者。中於脾經。鼻衄者。中於肺經。耳聾者。中於腎經。此五者病深。多爲難治。然五藏雖中風邪。皆其經絡受病。若傷其真藏。百無一生矣。中血脉者。

外無六經之形證。內無便溺之阻滯。肢不能舉。口不能言。中府者多兼中藏。如左關脈浮弦。面目青。左脇偏痛。筋脈拘急。目閉頭眩。手足不收。坐踞不得。此中膽兼中肝也。如左寸脈浮洪。面赤汗多惡風。心神顛倒。語言蹇澀。舌強口乾。忪悸恍惚。此中小腸兼中心也。如右關脈浮緩。或浮大。面唇黃。汗多惡風。口噤語澀。身重怠惰嗜卧。肌膚不仁。皮肉羸軟。腹脹不食。此脾兼中脾也。如右寸脈浮滿而短。鼻流清涕。多喘胸中冒悶短氣。自汗聲嘶。四肢痿弱。此中大腸兼中

肺也。如左尺脈浮滑而目鰲黑腰脊痛引小腹不能俯仰兩耳虛鳴骨節疼痛足痿善恐此中勝晄兼中腎也。識其藏府經脈之病可因人隨證而施不必拘其方藥也。

繆仲淳曰。凡言中風有真假內外之別。西北土地高寒風氣剛猛真氣空虛之人卒爲所中中藏者死。中府者飲食便溺艱澀中經絡者重則成廢人輕可調理而瘳治之之法先以解散風邪爲急次則補養氣血此真中外來風邪之候也。若大江已南天地之風

氣既殊人之所稟亦異其地絕無剛猛之風而多溼
熱之氣質多柔脆往往多熱多痰真陰既虧內熱彌
甚煎熬津液凝結爲痰壅塞氣道不得通利熱甚生
風亦致卒然僵仆類中風證或不省人事或語言蹇
澀或口眼喎斜或半身不遂其將發也外必先顯內
熱之候或口乾舌苦或大便閉澀小便短赤此其驗
也河間所謂此證全是將息失宜水不制火丹溪所
謂溼熱相火中痰中氣是也此卽內虛暗風確係陰
陽兩虛而陰虛者爲多與外來風邪迥別法當清熱

順氣開痰以治標。次當補養氣血以治本。設若誤用
真中風風燥之劑。則輕者變重。重則必死。故凡內燥
生風及痰中之證。治痰先清火。清火先養陰。最忌燥
劑。

張介賓曰。風之爲病最多。誤治者在不明其表裏耳。
蓋外風者。八方之所中也。內風者。五藏之本病也。八
風自外而入。必先有發熱惡寒頭疼身熱等證。顯然
可察也。五風由內而病。則絕無外證。而忽病如風。其
由內傷可知也。然旣非外感。而經曰諸暴強直。皆屬

於風。諸風掉眩。皆屬於肝。何也。蓋肝主風而藏血。血病則無以養筋。筋病掉眩強直。諸變百出。此皆肝木之化。故云皆屬於風。後世不明此義。不惟類風認爲真中。而且以內奪暴厥等證。俱認爲風。誤亦甚矣。夫外感者。邪襲肌表。故多陽實內傷者。由於七情。故多陰虛。凡藏氣受傷。脾病者。病在肢體。或多痰飲。腎病者。或在骨髓。或在二陰。心病者。或在血脈。或在神志。肺病者。或在營衛。或在聲音。肝病者。或在筋爪。或在血脈。此五藏之類風。未有不由陰虛而然者。惟東垣

獨得其義。曰。有中風者。卒然昏憤。不省人事。此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起居衰矣。故多犯之。豈非陰虛之病乎。夫人生於陽。而根於陰。根本衰。則人必病。根本敗。則人必危。所謂根本者。真陰也。人知陰虛。惟一。而不知陰虛有二。如陰中之水虛。則病在精血。陰中之火虛。則病在神氣。蓋陽衰。則氣去。故神志爲之昏亂。非火虛乎。陰虧。則形壞。故肢體爲之廢弛。非水虛乎。今以神離形壞之證。乃不求水火之源。而猶以風治。鮮不危矣。試以天道言。

之。其象亦然。凡旱則多燥。燥則生風。是風木之化從
乎燥。燥則陰虛之候也。故凡治類風者。專宜培補真
陰。以救根本。則風燥自除矣。然外感者。非曰絕無虛
證。氣虛則虛也。內傷者。非曰必無實證。有滯則實也。
治虛者。當察其在陰在陽。而直補之。治實者。但察其
因痰因氣而暫開之。此於內傷外感及虛實攻補之
間。最當審其有無微甚。而酌其治也。甚至有元氣素
虧。卒然仆倒。上無痰。下失禁。瞑目昏沉。此厥竭之證。
尤與風邪無涉。設非大劑參附。安望其復真氣於將

絕之頃哉。倘不能察其表裏。又不能辨其虛實。但以風之爲名。多用風藥。不知風藥皆燥。燥復傷陰。風藥皆散。散復招風。以內傷作外感。以不足爲有餘。是促人之死也。

景岳全書曰。凡類中風之多痰者。悉由中虛而然。夫痰卽水也。其本在腎。其標在脾。在腎者。以水不歸源。水泛爲痰也。在脾者。以食飲不化。土不制水也。故治痰而不知實脾堤水。非其治也。○余嘗聞之俗傳云。痰在周身。爲病莫測。凡癱瘓癰癰。半身不遂等證。皆

伏痰留滯而然。若此痰飲豈非邪類。不去痰邪。病何由愈。余曰。汝知痰之所自乎。凡經絡之痰。蓋卽津血之所化也。使果營衛和調。則津自津。血自血。何痰之有。惟是元陽虧損。神機耗敗。則水中無氣。而津凝血敗。皆化爲痰。此果痰也。果津血也。豈以津血之外。而別有所謂痰者耶。若謂痰在經絡。非攻不去。則必并津血而盡去之。庶乎可也。否則安有獨攻其痰。而津血自可無動乎。津血復傷。元氣愈竭。隨去隨化。痰必愈甚。此所以治痰者不能盡。而所盡者唯元氣也。

矧復有本無痰氣而妄指爲痰以誤攻之者又何其昧之甚也。故凡治痰之藥在元氣無傷而有壅滯者乃可暫用分消。豈云無効。若病及元氣而但知治標則未有日用而不日敗者矣。

李士材曰。凡中風須辨血脈府藏。中血脈則口眼喎斜。中府則肢節廢。中藏則性命危。三者之治各不同。中血脈外有六經之形證。則從小續命加減。中府內有便秘之阻隔。宜三化湯通利之。若表裏證俱見。先與解表而後攻裏。若外邪已解。內邪已除。而語言蹇。

瀉半身不遂。未能卽愈。以六君子加黃耆。桂心。歸身。
久久服之。營衛自和。卽古所稱大藥也。因脾胃虛而
四肢不舉者。慎不可雜以風藥。風熱痰盛者。但加薑
汁竹瀝。肥人多溼痰。少加製附子。行經病在半表半
裏。外無六經之形證。內無便溺之阻滯。知爲血弱不
能養筋。故手足不能運動。舌強不能語言。古法用大
秦朮湯。然不若十全大補大建中。人參養營。選用腎
藏虛熱生風。天麻丸。大抵治風之法。初得之便當
順氣。及其久也。卽當活血。若先不順氣。遠用烏附。又

不活血。徒用羌防天麻輩。吾未見其能治也。然順氣之藥則可。破氣降氣之藥則不可。若老人虛人。治須少汗。亦宜少下。多汗則虛其衛。多下則損其營。宜治在經。當以大藥養之。○凡治風須分陰陽。陰中者。面色青。或白或黑。痰喘昏亂。眩暈多汗。甚者手足厥冷。陽中者。面色赤。脣焦。牙關緊急。上視強直。掉眩煩渴。陰中危者。多見脫證。宜三生飲。倍加人參。及竹瀝。薑汁灌之。陽中劇者。多見閉證。若初中痰涎壅盛。昏憤不省。語言塞澀。癰痰不遂。一切痰氣閉塞。牛黃清心

丸。若暴中神昏不語。痰塞心包。口角涎流。煩熱氣急。一切痰熱閉遏。清心牛黃丸。寒熱互結。痰氣壅塞。局方至寶丹。然中氣之證。亦多卒倒昏迷。不省人事。不可誤用牛黃丸。宜蘇合香丸。薑湯調化灌之。挾口不開。不可進藥。以細辛牙皂爲末。吹鼻取嚏。卽蘇無嚏。不治。痰涎壅盛者。宜吐之。用稀涎散三四錢。溫水調灌。不大嘔吐。但微微令涎自口角流出。卽蘇。或橘紅一味。大劑煎湯灌之。卽吐。凡中風或未蘇。或已蘇。或初病。或久病。忽然吐紫紅色者。死。卒然中倒。輕

者卽時蘇醒。重者不省人事。慎不可以滴水入喉。入則其涎汎繫於心絡不去。卽成廢人。俟稍蘇醒。察其有表證。小續命湯加減。痰涎壅盛。而脈數有熱者。風湯。痰逆嘔泄。而脈沉厥冷者。省風湯。不効。頑痰愈盛。或轉增困重。三生飲。肥人多有中病。以其氣盛於外。而救於內也。○元氣素弱。或遇勞役嗜慾。而卒然厥仆。狀類中風。手必撒。口必開。非大劑參耆。豈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哉。亦有不仆。而但舌強語滯痰壅。口眼喎斜。肢體不遂者。作中風治。必殆。六君子湯加。

天麻薑汁竹瀝治之中後體虛有痰亦用上法○中而口眼喎斜先燒牙皂烟薰之以逐外邪次燒乳香薰之以順血脈若前證多怒此風動肝氣宜小續命加羚羊角熱渴去附子加秦艽恍惚錯語加茯神遠志不得睡加熟棗仁不能言加竹瀝脈虛無力去麻黃加茯苓

口眼喎斜○耳鼻常靜故風息焉○口日常動故風生焉○風淫則血液衰耗無以榮筋故筋脈拘急口目爲喎○靈樞云足陽明之筋病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

有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假按左寒右熱。則左急而右緩。右寒左熱。則右急而左緩。蓋左中寒。則通熱於右。右中寒。則通熱於左。陽氣不得宣行故也。又金匱云。極寒傷經。極熱傷絡。則知經受寒而急。則絡必熱而緩。卽素問大筋輒短。小筋弛長之謂也。凡口之嚙。灸地倉。目之斜。灸承泣。苟不効。當灸人中。大氣虛。風入則爲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真氣爲風邪所陷。故宜灸。經曰。陷下者灸之。至於用藥。宜潤燥則風自息。古法用大秦朮湯。今改用十全大補丸。又曰。足

之陽明手之太陽經急則口目爲僻。皆急不能卒視。又目眼喎斜。須分左右。蓋邪盛則急。正虛則緩。左急者屬血中。有邪。舒筋三聖散加薑棗。病久氣虛者去延胡索。加人參。名參歸三聖散。易人參者。以正虛不勝耗血之品。故借陽生陰長之力。流動經脈。勿疑左半屬血。不當用參。以助其氣。右急者屬氣。分受邪入味順氣散。去青皮。加羌活。又法。桂枝三兩。酒煎濃液。以布漬之。左喎搭右。右喎搭左。若目眼喎斜。而一臂不仁者。千金附子散。

口噤不開。千金謂之風懿。經云。足陽明顙頰之脈。急則口噤不能開。肝風乘胃故也。皂莢乳香黃芩防風煎湯薰之。然須大作湯液如蒸如霧乃得力耳。風邪乘虛入其筋則攣。故今日眼喎斜牙關急而口噤也。秦艽升麻湯風寒客於會厭卒然無音虛則地黃飲子。痰則滌痰湯實則涼膈散加犀角黃連一法。南星牛黃爲末擦其牙齦鬱金藜蘆搐鼻。

痰涎壅盛。此證宜先吐之以稀涎散後用星香二陳導痰條痰之類。蓋治痰以順氣爲先也。痰虛者必

用參耆竹瀝。挾寒者加桂附薑汁。上盛下虛。痰涎壅盛者。六君子加星香送黑錫丹。

語言寒澹。經曰。足太陰之脈。連舌本。散舌下。是動則病舌本強。又心之別脈。係舌本。又曰。足少陰之脈。其直者循喉嚨。挾舌本。又曰。所謂入中爲瘡者。陽盛已衰。故爲瘡也。內奪而厥。則爲瘡癰。此腎虛也。少陰不至者。厥也。千金云。心脾二藏受風邪。舌強不得語者。獨活湯專治風懿不能言。四肢不收。手足痺也。腎虛而腎絡與胞絡內絕。不通於上。則瘡。腎脈不上循。

喉嚨挾舌本則不能言。一絡不通於下則非厥矣。急
宜地黃飲子。庶可挽回一二。如脾土不足痰涎壅盛
而寒滯者是痰火壅塞上竅氣虛不能上榮則舌機
不轉。宜六君子加星香薷遠枳實竹茹。若口眼喎斜
不能言。遇風寒則四肢拘急脈浮而緊此手足陽明
經虛風所乘。秦艽升麻湯。若口瘡不能言足痿不能
行屬腎氣虛弱。名曰癰證也。地黃飲子。卒然暈倒口
眼喎斜口角流涎者氣虛挾痰也。六君子加秦艽天
麻薑汁竹瀝血弱舌痿不能言手足不能舉十全大

補湯風熱上雍痰盛不能言涼膈散加菖蒲遠志辰
砂驚痰堵塞舌本強硬語言不正正舌散如薄荷舌
麻語澹不能言省風湯加沉香脾緩舌強不能言半
身不遂解語湯脈虛無力加參苓白朮心血衰少驚
悸不能言得之於暴者祛風定志湯血衰心失滋養
語言不出叩之不應十全大補加菖蒲遠志痰迷心
竅昏瞶口噤不能言滌痰湯有熱加苓連薑汁竹瀝
舌瘡脈洪口角流涎喜笑不休者導痰加白朮苓連
竹瀝薑汁肥人舌根強硬作淫痰治瘦人舌根強

硬作心火治。雖病久正虛不可純用補藥。壅滯經絡中之痰火。若飲食如常。但失音不語。俗呼啞風。小續命去桂附加菖蒲。真中心經。啞不能言。口開而赤者。必死勿治。

左癱右瘓。左半身不遂。或傷血致目昏耳聾。頭眩乏力。四物加羌防肉桂紅花桃仁生薑。病久氣虛不應宜參歸三聖散。右半身不遂。四肢無力。痰涎壅盛。或一臂不遂。時復轉移一臂。千金附子散。下半體疼重。更弱。甄權防風湯。并用鍼灸法。偏風其脈

沉細是風與痰飲在上焦。竝宜導痰湯加羌活白朮。
不應。宜六君子湯加當歸。寒加桂心。熱加竹瀝。○半
身不遂。口眼喎斜。手足戰掉。語言蹇澀。明顯風從外
入。身熱無汗惡寒。宜小續命加減。自汗不宜服。然又
有病發左半。口往右喎者。蓋大筋短縮筋屬肝。肝病
故左半身不遂。舌筋亦短而蹇於言。左畔之小筋弛
長。故口從左而喎於右。治宜從右引左。大聖右半脾
胃之氣。以運出左半之熱痰虛風。當以四君子加羚
羊角。此胡蘆汁竹瀝。冬月稍加炮薑。熱附以從治。夏

月須用知母石膏。此正治也。○半身不遂而多汗神昏痰涎上湧者。大劑參耆補中益氣。十全大補人參養營。大建中選用。○半身不遂。骨節離解。口面喎邪。便利無度。麻黃附子湯加桂心乾薑芫蕪。然又有身半已上俱無恙。身半已下軟弱麻痺。小便或澇或遺。此是三陰虛證也。當用地黃飲子補其下元。慎不可用燥澤攻痰藥。若果痰盛。是香散二陳湯。淫盛。蔥苳仁湯。兼氣虛者。六君子湯。兼血虛者。大秦丸湯。皆爲合劑。○又酒澤爲病作痺證。目眼喎斜。半身不遂。渾

似中風。舌強不正。當瀉利溼熱。不可作風治而汗之也。

角弓反張。○風氣乘虛入於諸陽之經。則腰背反折。攣急如角弓之狀。宜小續命加減。千金治賊風口噤。角弓反張。川倉公當歸湯。更參痺證治之。

四肢不舉。○脈緩大有力而四肢不舉者。上太過也。當瀉其滯。胃苓湯。脈細小無力而四肢不用者。上不及也。當補其氣。補中益氣湯。隨證加減。瘦人血枯筋急。土旺風淫者。四物湯加鈎藤。秦艽。防風。肥盛色白。

痰多者六君子加秦艽天麻竹瀝薑汁。

麻脊不仁。虛風之證。能食麻脊牙關引搐目內端
睨升麻胃風湯麻痺不仁鼻額間痛唇口頰車髮際
皆痛口不可開言語飲食妨礙左額頰上如糊急手
觸之則痛此足陽明經受風氣血凝滯不行犀角升
麻湯一切風氣攻注四肢骨節疼痛遍身頑麻手足
癱瘓言語蹇澀無汗氣實烏藥順氣散十指并面麻
脊乃氣虛風襲補中益氣去白朮當歸橘皮加白芍
五味麻脊體軟癢起白屑乃脾氣不榮補中益氣加

地黃芍藥風澤相搏手足麻痺者千金排風湯手足
麻脊膈塞體痛寒熱眩暈風成爲寒熱也千金解風
散。

表虛自汗。虛風傷衛而汗出者黃耆建中湯陽氣
虛者加附子。若兼寒熱者小柴胡湯氣虛補中益氣
湯每夜發熱自汗爲血虛當歸補血湯酒客輩多溼
熱人兼房勞汗出中風下體多汗不能勞衣常濡口
乾善渴十全大補加熟附防風黃芩澤瀉。凡中風
自汗而小便少者不可以藥利之既已自汗則津液

外亡小便應少。若利之使營衛枯竭。無以制火。煩熱愈甚。當俟熱退汗止。小便自行。且此證屬陽明經。太忌利小便。

神氣昏冒。虛火妄動。挾痰氣逆衝。心主被障。所以昏不知人。須大劑人參。芍藥。歸身。柴胡。山梔。審係中在心包。而非中府。閉證而非脫證。牛黃丸。虛人六君子。加星香。葛遠。竹瀝薑汁。若狂言語亂。精神恍惚。痰涎壅盛。導痰湯加芩連竹瀝薑汁。

遺尿不禁。脾虛下降。而膀胱不約者。補中益氣湯。

加益智。腎虛不能攝者。地黃飲子。若卒中有此兼諸惡證者。爲腎絕不治。

不治諸證。髮直吐沫。搖頭上擻。魚口氣粗。直視。眼小。目睛。喉聲如鋸。面赤如粧。汗出如珠。循衣摸床。神昏不識。頭面手足爪甲青黑。大吐大瀉。吐血下血。其脈堅急躁疾短濇者。皆不治。

石頑曰。中風一門。爲雜證開卷首義。其分經絡定府藏。與傷寒無異。非精達南陽至理。難以語此。如西北爲真中風。東南爲類中風。又爲諸病開一辨別方宜。

大綱。而陽寒主治。雖無一不具。未嘗昭揭其旨也。夫
水土之剛柔。非特指中風而言。當知西北爲真中風。
一語。原是因東南水土孱弱。雖有卒倒昏迷。皆是元
氣踈豁。爲虛風所襲。不可峻用祛風猛劑。而設其西
北爲真中風一語。原是對代東南類中而言。以其風
氣剛暴。得以直犯無禁。則有卒然倒仆之患。水音言
西北之人。絕無真氣之虛而中之者。內經明言陽之
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卽此一語。可證風從內發。但
以西北資稟剛暴。風火素盛。加以外風猛厲。易襲所

以西北中風較之東南倍劇也。余嘗究心斯道。五十年來。歷診西北之人。中風不少。驗其精邪遺尿。証非下元之憊。而從事地黃飲。三生飲等治。乎嚮歸不遂。証非血脈之凝。而從事建中十全等治。乎東南類中。是無六經脈證見於外。便溺阻隔見於內。卽從事續命三化等治。乎若通聖愈風。卽西北真中。曾未一試也。讀古人書。須要究其綱旨。以意逆之。是謂得之。若膠執其語。反成窒礙。豈先哲立言之過歟。諸病各有經脈府藏之分。而卒然倒仆。猶須審諦。嘗攷先哲

論中風首云中血脈則口眼喎斜中府則肢節癱夫
肢節癱與口眼喎斜皆屬六經形證若中府則有便
溺阻隔之患矣中藏則性命危此亦不過論其大綱
中藏豈絕無可治而一槩委之不救乎

診 右頤以中風之脈皆真氣內虧風邪得以斬關
而入卽南方類中卒倒雖當分屬虛屬大屬痰總由
腎氣衰微不能主持是以脈不能沉隨虛風鼓激而
見浮緩之象昔人有云中風之脈每見沉伏亦有脈
隨氣奔指下洪盛者當知中風之人皆體肥痰盛外

似有餘。中實不足。加以房室內賊。遂致卒倒昏迷。其
初中之時。周身之氣。閉滯不行。故多沉伏。少頃氣還。
微省。則脈隨氣奔。而見洪盛。皆風火痰溼用事也。大
都中風之脈。浮小緩弱者生。堅大急疾者危。蓋浮緩
爲中風之本脈。兼緊則多表邪。兼大則多氣虛。兼遲
則多虛寒。兼數則多虛熱。兼滑則多痰滯。皆爲可治
之脈。惟兼瀼者。爲脈不應病。多爲危兆。以痰滯脈瀼。
爲正氣虛衰。經絡閉滯。難於搜滯也。所以中風之脈。
最忌伏瀼不調。尤忌堅大急疾。素問云。胃脈沉鼓瀼。

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鬲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瘡舌轉。可治。則知堅急。滿伏。皆難治之脈。況見聲瘖舌機不轉。腎氣內衰之證乎。

羅謙甫治太尉忠武史公。年近七十。十月初。侍國師於聖安寺丈室。中有煤炭火一罏。在左側。遂覺左頰微有汗。因左頰疎緩。被風寒客之。左頰急而口喎於右。脈得浮緊。按之洪緩。先於左頰上灸地倉一七壯。次灸頰車二七壯。後於左頰上熱手熨之。以秦艽升麻湯發散風寒。數服而愈。

趙以德治陳學士敬初因醮事跪拜間就倒仆汗
注如雨診之脈大而空虛年當五十新娶少婦今
又從拜跪之勞役故陽氣暴散急煎獨參湯連飲
半日而汗止神氣稍定手足俱癱瘖而無聲遂於
獨參湯中加竹瀝開上湧之痰次早悲哭一日不
已因以言慰之遂笑復笑五七日無已時此哭笑
爲陰火動其精神魂魄之藏相併故耳正內經所
謂五精相併者心火併於肺則喜肺火併於肝則
悲是也稍加連檠之屬瀉其火八日笑止手動一

月能步矣。

李士材治徽商汪華泉。忽然昏仆。遺尿撒手。汗出如珠。口不能言。法在不治。然大進參附。或救萬一。用人參三兩。熟附五錢。濃煎灌之。至晚而汗減。再劑身體轉動。更用參附白朮加薑汁竹瀝。數日漸爽。調補半年而康。

石頑治春榜趙明遠。平時六脈微弱。己酉九月。患類中風。經歲不瘳。邀石頑診之。其左手三部弦大而堅。知爲腎藏陰傷。壯火食氣之候。且人迎斜內。

向寸又爲三陽經滿溢入陽維之脈是不能無顛
仆不仁之虞。右手三部浮緩而氣口以上微滑乃
味痰湧塞於腦之象。以清陽之位而爲痰氣占據
未免侵漬心主。是以神識不清。語言錯誤也。或者
以其神識不清。語言錯誤。口角常有微涎。目睛反
不易轉。以爲邪滯經絡。而用祛風導痰之藥。殊不
知此本腎氣不能上通於心。心藏虛熱生風之證。
良非風燥藥所宜。或者以其小便清利倍常。以爲
腎虛而用八味壯火之劑。殊不知此證雖虛而虛

陽伏於肝藏。所以陽事易舉。飲食易饑。又非益火
消陰藥所宜。或者以其向患休息久痢。大便後常
有淡紅漬沫。而用補中益氣。殊不知脾氣陷於下
焦者。可用升舉之法。此陰虛久痢之餘疾。有何滿
氣在下。可升發乎。若用升柴。升動肝腎虛陽。鼓激
膈上痰飲。能保其不爲喘脹逆滿之患乎。是升舉
藥不宜輕服也。今舉河間地黃飲子。助其腎通其
心。一舉而兩得之。但不能薄滋味。遠房室。則藥雖
應病終無益於治療也。惟智者善爲調攝。爲第一。

義

又治御前侍衛金漢光如夫人中風四肢不能舉
動喘鳴有息聲如拽鋸不能著枕寢食俱廢者半
月餘方邀治於石頑診其脈右手寸關數大按久
無力尺內愈虛左手關尺弦數按之漸小惟寸口
數盛或時昏眩或時煩亂詢其先前所用諸藥皆
二陳導痰雜以秦芫天麻之類不應又與牛黃丸
痰涎愈逆危殆益甚因疏六君子或加膽星竹瀝
或加黃連當歸甫四劑而喘息頓除再二劑而飲

食漸進稍堪就枕。再四劑而手足運動。十餘劑後。屏幃之內。自可徐行矣。因思從前所用之藥。未當不合於治。但以痰涎壅盛。不能擔當峻用參朮。開提胃氣。徒與豁痰。中氣轉傷。是以不能奏勛耳。

又治漢川令顧莪在夫人。高年氣虛痰盛。適因乃郎翰公遠任廣西府。以道遠抑鬱。仲春十四夜。忽然下體墮床。便舌強不語。肢體不遂。以是日曾食溼麪。諸醫羣議消導。消導不應。轉增困憊。人事不省。頭項腫脹。事在危急。急邀石頑診之。六脈皆虛。

濡無力。諸醫尚謂大便六七日不通。擬用攻下。余謂之曰。脈無實結。何可妄攻。我在喬梓。皆言素有脾約。大便常五七日一行。而艱苦異常。乃令先小試糜飲。以流動腸胃之樞機。日進六君子湯。每服用參二錢。煎成頓熱。分三次服。四劑後。自能轉側。大便自通。再四劑。手足便利。自能起坐。數日之間。倩人扶掖徐行。因切囑其左右。謹防毋使步履有失。以其氣虛痰盛。不得不防杜將來耳。

又治松陵沈雲步先生。解組歸林。以素稟多痰。恆

有麻木之患。防微杜漸。不無類中之虞。乃謀治於石頑。爲疏六君子。湯服之。頗驗。而性不喜藥。入秋已來。漸覺肢體不遂。復邀診切。脈得與滑。中有微結之象。仍以前方。除去橘皮。加歸。著巴戟。平調半月而安。然此證首在節慎起居。方能永保貞固。殊非藥力可圖萬全也。

張氏醫通卷之一終

張氏醫通卷之二

長洲石頭張 璐路玉父纂述

登誕先

叅訂

倬飛疇

諸傷門

傷寒

傷寒雜病。世分兩途。傷寒以攻邪爲務。雜病以調養爲先。則知工傷寒者。胸中執一汗下和解之法。別無顧慮。正氣之念。矣。雜病家寧不有攻邪之證耶。祇緣

膠執已見不能開通以致傷寒一切虛證壞證不敢用補雜病一切表證實證不敢用攻舉俗所見皆然病家亦寧死無怨畏由聖教久湮邪說橫行之故是不得不以傷寒入門見證定名真訣一句喝破令雜病家粗知分經辨府不致妄爲舉措寧無小補於世哉姑以陰陽傳中冬溫溫熱時行大綱辨述如左陰陽傳中。如文霜降節後有病發熱頭痛自汗脈浮緩者風傷衛證也以風爲陽邪故只傷於衛分衛傷所以腠理疎汗自出身不疼氣不喘脈亦不緊如

見惡寒發熱頭疼骨節痛無汗而喘脈浮緊者寒傷營證也以寒爲陰邪故直傷於營分營傷所以腠理固閉無汗而喘身疼骨節痛而脈不柔和如見發熱惡寒頭痛身疼汗不得出而煩躁脈浮緊者風寒併傷營衛也以風爲陽邪無竅不入風性善動法常有汗寒爲陰邪萬類固閉寒氣欲束鬱遏腠理所以不得外泄熱勢反蒸於裏而發煩躁也上皆太陽經初病見證有桂枝麻黃青龍湯三法。若交陽明之經則惡寒皆除但壯熱自汗而脈浮數以陽明內達

於胃多氣多血邪入其經蒸動水穀之氣故皆有汗。但。以。能。食。爲。陽。邪。屬。風。不。能。食。爲。陰。邪。屬。寒。辨。之。○若。交。少。陽。之。經。則。往。來。寒。熱。口。苦。脇。痛。以。其。經。居。表裏。之。半。邪。欲。入。則。寒。正。與。爭。則。熱。所。以。只。宜。和。解。而。有。汗。下。利。小。便。三。禁。○至。其。傳。變。雖。有。次。第。本。無。定。矩。有。循。經。而。傳。者。有。越。經。而。傳。者。有。傳。遍。六。經。者。有。傳。至。二。三。經。而。止。者。有。犯。本。者。有。入。府。者。有。邪。在。太陽。不。傳。陽。明。之。經。卽。入。陽。明。之。府。者。有。陽。明。經。府。相。傳。者。有。從。少。陽。經。傳。入。陽。明。府。者。所。以。仲。景。有。太。陽。

陽明正陽陽明少陽陽明之異。或云少陽無逆傳陽明之理。殊不知胃爲十二經之總司。經經交貫。且少陽之經在外。而陽明之府在內。何逆之有。至若傳入陰經。亦有轉入胃府而成下證者。太陰藏府相連。移寒移熱最易。少陰亦有下利清水色純青。心下痛。口乾燥者。厥陰亦有下利膿語者。此皆陰經入府之證。少陰更有移熱膀胱之府。一身手足盡熱。小便而者。厥陰亦有轉出少陽。嘔而發熱者。二經接壤故也。又有轉出太陽表證者。如下利後清便自調。身疼痛。此

陰盡復陽也。○夫所謂犯本者太陽經邪入膀胱之本如煩渴引飲水入卽吐小便不利者風傷衛之犯本也如熱結膀胱其人如狂或下血者此寒傷營之犯本也所以仲景有五苓桃核承氣之分。○邪熱入胃則當詳三陽明之原而與三承氣緩急分治蓋陽明居中萬物所歸無所復傳至此悉宜攻下但須俟結定則熱邪盡歸於胃然後下之若結未定而下早則有結胸痞勒挾熱利等證以邪熱歸併中土未盡乘機內入而爲變矣故傷寒家有汗不厭早下不厭

遲發表不開不可攻裏之戒。邪在少陽入犯膽府則胸滿驚煩小便不利一身盡重不可轉側或入血室則晝日明了夜則譫語如見鬼狀皆宜按證求治。但此經之要全重在於胃氣所以小柴胡中必用人參仲景云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之語乃一經之要旨也。至傳三陰太陰則腹滿時痛少陰則腹痛自利下重小便不利其則口燥心下痛厥陰則寒熱交錯寒多熱少則病進熱多寒少則病退大抵少陰傳經熱邪必從太陰而入厥陰必從少陰而入非

若陰證有一入太陽不作鬱熱便入少陰之理當知傷寒傳經之證皆是熱邪經中邪盛而溢入奇經故其傳皆從陽維而傳布三陽陰維而傳布三陰與十二經藏府相貫之次第無預也其邪必從太陽經始以冬時寒水司令故無先犯他經之理但有他經本虛或爲合病或爲越經或陷此經不復他傳非若感冒非時寒疫之三陽混雜也大抵寒疫多發於春時春則少陽司令風木之邪必先少陽而太陽陽明在外病則三經俱受之治感冒之方若香蘇芎蘇參

蘇正氣十神之類皆三經雜用不分耳。試觀夏暑必傷心包。秋燥必傷肺絡。總不離於司運之主令也。○其有誤治而成壞證者。證類多端。未能悉舉。卽如結胸痞滿。良由誤下表邪內陷。故脈必有一部見浮。蓋寒傷營。營屬血。而鞭痛者爲結胸。風傷衛。衛屬氣。而不痛者爲痞滿。然痞滿之暴多由其人痰溼內蘊。非若結胸之必因下早而陽邪內陷。此大小陷胸五種瀉心分司結胸痞滿諸治也。至於懊憹諸證。無結可攻。無痞可散。惟梔子豉湯可以開發。庸人內陷之表。

邪一湧而迅掃無餘。卽勞復食復但於方中加枳實一味。其溫熱時行亦可取法乎此也。至於陰證既無熱邪氣蒸。萬無傳經之理。卽有陰邪陰主靜斷不能傳原。其受病必先少陰。或形寒飲冷傷脾。則入太陰。有之其厥陰之證無不由少陰而病。所以少陰溫經之藥。峻用薑附四逆。厥陰風木之藏。內伏真火。雖有陰寒。不過薑桂之屬。若當歸四逆加吳茱萸換肉桂是矣。不必薑附也。然仲景厥陰例中。非無四逆等治也。當知厥陰之寒。皆是由少陰虛寒而來。故用薑

附合少陰而溫之。所謂腎肝同治也。卽太陰未嘗不用四逆也。亦是命門火衰不能生土致病。故必兼溫少陰。所謂治病必求其本也。○夫治傷寒之法。全在得其綱領。邪在三陽則當辨其經府。病人三陰則當分其傳中。蓋經屬表宜從外解。府屬裏必須攻下。而除傳屬熱。雖有陽極似陰。厥逆自利等證。但須審先。前曾發熱。頭痛至四五日。或數日而見厥利者。皆陽邪亢極。厥深熱深之證。急當清理其內。誤與溫藥必死。但清之有方。須知陽極似陰之證。其人根氣必虛。

卽與救熱存陰。須防熱去寒起。間有發汗太過而成
亡陽之候。亦有攻下太過而陰陽俱脫者。不妨稱用
溫補。然脫止陽回。卽當易輟。不可過劑以耗其津。况
此證與真陰受病不同。中屬寒。雖有陰極似陽發
熱躁悶等證。但須審初病不發熱。無頭痛。便閉。吐清
水。踰卧足冷。自利。腹痛。脈來小弱。至四五日。或六七
日。反見大熱躁亂。欲坐卧泥水中。渴欲飲水而不能
下。喉脈虛大。不能鼓激者。此陰盛格陽之假熱。陽欲
脫亡之兆。峻用參附無疑。○有卒暴中寒厥冷不省。

者此真陽大虛寒邪斬關直入之候。丹溪所謂一身受邪難分經絡是也。非頻進白通通脈不能挽回。更有少陰中風雖不發熱亦無自汗厥冷嘔吐下利等證。但覺胸中痞滿不安不時心懸若饑。自言腹滿。他人按之不滿。手足自溫。六脈小弱而微浮者。此爲陰經陽邪。人罕能識。惟宜黃耆建中稍加人參熟附溫散其邪。若挾飲食則氣口濇滯亦有模糊不清者。當與枳實理中手足微冷加附子。若誤與發散必死。被氣寬中亦死。消尅攻下亦死。若峻用四逆傷犯真。

陰多有欬逆血溢之虞此證初時不以爲意每每委之庸師所以犯之百無一生也

冬溫。冬時天氣大煖而見發熱欬嗽者此爲冬溫。以伏藏之令而反陽氣大泄少陰不藏非時不正之氣得以入傷少陰之經陽氣發外所以發熱熱邪傷氣所以欬嗽其經上循喉嚨所以喉腫下循腹裏所以感之深者則自利也冬溫本秋燥之餘氣故咽乾痰結甚則見血與傷風之一欬其痰卽應不同欬則顛脹者火氣上逆也欬甚則藏府引痛者火氣內鬱

也其脈或虛緩或虛大無力。亦有小弱者。熱邪傷氣故也。若腎氣本虛。則尺中微弦。暮則微寒。發熱素常氣虛。則氣口虛大。身熱手足微冷。或有先傷冬溫。更加暴寒。寒鬱熱邪。則壯熱頭痛。自汗喘欬。脈來浮舉。則微弦中候。則軟滑。重按則少力。雖有風寒。切不可妄用風藥。升舉其邪。輕則熱愈甚。而致愈劇。重則變風溫。灼熱而死。亦不可用辛散。多致咽喉不利。唾膿血。瘰中見血。其則血溢。血泄。發斑。狐惑。往往不救。又不可用耗氣藥。多至致劇。痛引周身。而熱足冷。而致

危候惟宜加減葱白香豉湯調之。兼有風寒外襲則加羌活紫蘇。寒邪盛極而發煩躁者。但於前藥中稍加麻黃五七分。石膏錢許。或葳蕤湯本方主之。緣此證見於冬時。舉世醫流莫不以傷寒目之。而與發散致天枉者不可枚舉。曷知西北二方患真中風傷寒者最多。患冬溫者絕少。間有傷於火炕者。亦有傷於火而復傷於寒者。可與越脾湯桂枝二越脾一湯以。其地厚質實。可勝攻伐。非若東南之稟氣孱弱也。至如大嶺以南陽氣常泄之地。但有瘴癘之毒。絕無傷。

寒之患。即使客遊他處。感冒風寒。僅可藿香正氣之類。若麻黃青龍。絕不可犯。誤用而發動。身中素蘊之瘴。溼則壯熱不止。每致殞命。不可不慎。

溫病。有冬時觸犯邪氣。伏於經中。至春分前後。乘陽氣發動。而爲溫病。素問所謂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是也。其證不惡寒。但惡熱。而大渴。其脈多數盛而渾渾不清。越人所謂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絕不似傷寒浮緊之狀。且右尺與氣口。必倍於人迎。信非人迎緊盛之比。此證大忌發汗。若誤與表散。

必躁熱無汗悶亂不寧而死以其邪伏經中日久皆從火化而發其熱自內達外必用辛涼以化在表之熱若寒以泄在裏之熱內氣一通自能作汗有服承氣大汗淋漓而愈者有大渴飲水通身汗出而熱頓除者有渾身壯熱服黃芩湯葱白香豉湯得汗而解者有發熱自利服葛根黃芩黃連湯而愈者有舌乾便秘服涼膈散而安者故古諺有溫熱病誤下不爲大害誤汗爲害非常眞格言也但春時多有非時寒疫間雜其間不可不審諦明白而爲治療蓋暴感風

寒之證。初時畏寒不渴。至二三日。熱邪傷耗津液。方渴。與溫病熱病之一病。便昏昏不爽。大熱煩渴不同。其脈多浮盛。而見於左手。與溫病之右脈數盛亦異。若兼右脈滑盛。或清滯。模糊者。必停飲食之故。故治寒疫。當先發散為主。卽有宿滯。兼與橘半枳朴。不得濫用裏藥。倘邪未入裏。而誤與攻下。不無引賊破家之虞。故其治與伏氣迥乎不類也。

熱病。伏氣之發於夏至後者。熱病也。其邪乘夏火鬱發。從少陰蒸遍三陽。與傷寒之逐經傳變不同。亦

有兼中暍而發者其治與中暍無異。暍雖熱毒暴中皆緣熱耗腎水汗傷胃汁火迫心包。故用白虎之知母以淨少陰之源。石膏以化胃府之熱。甘草粳米護心包而保肺胃之氣。與熱病之邪伏少陰熱傷胃汁火迫心包不殊。故可異病同治而熱邪皆得渙散也。若熱毒亢極不解腹滿氣盛者涼膈雙解承氣解毒兼苦燥而攻之。或三黃石膏梔子鼓湯汗之。用法不峻投劑不猛必不應手。非如傷寒待陽明胃實而後可攻下也。

時行。時行疫癘非常有之病。或數年一發。或數十年一發。多發於饑饉兵荒之後。發則一方之內沿門闔境老幼皆然。此大疫也。亦有一隅偶見數家或一家止一二人或三五人病證皆同者。此常疫也。卽如痘癰麻斑之類。或越一二年或三五年一見。非若大疫之盛行。所以人不加察耳。卽如軟脚瘟證。醫者皆以脚氣目之。捻頸瘟證。醫者皆以喉痺目之。絞腸瘟證。醫者皆以臭毒目之。楊梅瘟證。醫者皆以丹腫目之。黑骨瘟證。醫者皆以中毒目之。瓜瓢瘟證。醫者皆

以畜血傷寒目之惟疔瘡癰之闔門暴發暴死大頭
癰之驟脹熱蒸穢氣逼充不敢妄加名目也其常疫
之氣皆是溼土之邪鬱發治宜表裏分解隨邪氣所
在而攻之孫真人云疫氣傷寒三日以前不解葱白
香豉湯加童便熱服汗之不汗少頃更服以汗出熱
除爲度三服不解而脈浮尚屬表證則用白虎見裏
證則宜承氣解毒表裏不分則宜涼膈雙解汗下後
復見表證再與白虎復見裏證更與承氣表裏勢熱
則宜三黃石膏三黃梔子豉湯汗之有汗下三四次

而熱除者有熱除後忽復壯熱不妨再汗再下若見脈證皆虛法無更攻之理惟與清熱解毒湯人中黃丸人中黃散之屬調之非如傷寒有下早變證之慮亦非溫熱不可頻下之比大率以熱除邪盡爲度不當牽制其虛也惟下元虛人非生料六味補其真陰則不能化其餘熱又不可拘於上說也至於大疫則一時詳一時之證一方用一方之法難可預爲擬議也以上所述不過爲雜病家開一辨證法門其間肯綮不遑繁述

湖廣禮部主事范求先諱克誠寓金閭之石窩菴
一患寒傷營證惡寒三日不止先曾用過發散藥二
劑第七日躁擾不寧六脈不至手足厥逆其同寓
目科方耀珍邀石頑診之獨左寸脈厥動搖知是
欲作戰汗之候令勿服藥但與熱薑湯助其作汗
若誤服藥必熱不止後數日枉駕謝別詢之果如
所言不藥而愈

一童姓者伏氣發於盛暑其子跪請求治診時大
發躁擾脈皆洪盛而躁其婦云大渴索水二日不

敢與飲故發狂亂因令速與連進二盞稍寧少頃
復索又與一大盞放盞通身大汗安睡熱除不煩
湯藥而愈同時有西客二人寓毛家亦患此證皆
與水面安

文學范鉉甫孫振麟於大暑中患厥冷自利六脈
弦細甚遲而按之欲絕舌色淡白中心黑潤無胎
口鼻氣息微冷陽縮入腹而精滑如冰問其所起
之由因卧地晝寢受寒是夜連走精二度忽覺顫
脹如山坐起暈倒便四肢厥逆腹痛自利胸中兀

元欲吐口中喃喃妄言與溼溫之證不殊醫者誤
爲停食感冒而與發散消導藥一劑服後胸前頭
項汗出如漉背上愈加畏寒而下體如冰一日昏
憤數次此陰寒挾暑人中手足少陰之候緣腎中
真陽虛極所以不能發熱遂擬四逆加人參湯方
用人參一兩熟附三錢炮薑二錢炙甘草二錢晝
夜兼進三日中進六劑決定第四日寅刻間陽是
日悉屏薑附改用保元方用人參五錢黃耆三錢
炙甘草二錢加麥門冬二錢五味子一錢清肅膈

上之虛陽四劑食進改川生料六味加麥冬五味
每服用熟地八錢以救下焦將竭之水使陰平陽
秘精神乃治

徐君育素稟陰虛多火且有脚約便血證十月間
患冬溫發熱咽痛里醫用麻黃杏仁半夏枳橘之
屬遂喘逆倚息不得卧聲嘶如啞頭面赤熱手足
逆冷右手寸關虛大微數此熱傷手太陰氣分也
與萎蕤甘草等藥不應爲製猪膚湯一甌令隔湯
頓熱不時挑服三日聲清終劑而痛如失

國學鄭墨林夫人。素有便紅。懷妊七月。正肺氣養胎時。而患冬溫。欬嗽咽痛如刺。下血如崩。脈較平時。反覺小弱。而數。此熱傷乎太陰血分也。與黃連阿膠湯二劑。血止。後去黃連。加萎蕤。桔梗。人中黃。四劑而安。

太倉州尊陳鹿屏夫人。素患虛羸。骨蒸。經閉。少食。偶感風熱。欬嗽。向來調治之醫。誤進滋陰清肺藥二劑。遂昏熱。痞悶。異常。邀石頑診之。脈見人迎虛數。而氣口濡細。寸口瞥瞥。而兩尺搏指。此肝血與

胃氣皆虛復感風熱之象與加減蔥白香豉湯一服熱除痞止但欬則頭面微汗更與小劑保元湯調之而安

同道王公峻子於四月間患感冒昏熱喘脹便秘腹中雷鳴服硝黃不應始圖治於石頑其脈氣口弦滑而按之則亢其腹脹滿而按之則濡此痰溼挾痰濁陰固閉之候與黃龍湯去芒硝易桂苓半夏水香下痰垢甚多因宿有五更欬嗽更以小劑異功加細辛調之大抵腹中奔響之證雖有內實

當下必無燥結。所以不用芒硝。而用木香。各半也。用人參者。借以資助胃氣。行其藥力。則大黃輩得以振破敵之功。非謂虛而兼補也。當知黃龍湯中用參。則硝黃之力愈銳。用者不可不慎。

貳尹閔介眉甥媳素稟氣虛。多痰懷妊三月。因臘月舉。裹受寒。遂惡寒不食。嘔逆清血。腹痛下墜。脈得弦細如絲。按之欲絕。與生料乾薑。人參。半夏。九二服。不應。更與附子理中。加苓。半肉桂調理。而康。門人問曰。嘗聞桂附半夏。孕婦禁服。而此並行無

礙何也。曰：舉世皆以黃芩白朮爲安胎聖藥。桂附爲墮胎峻劑。孰知反有安胎妙用哉。蓋子氣之安，危係乎母氣之偏勝。若母氣多火，得苓連則安；得桂附則危。母氣多痰，得苓半則安；得歸地則危。母氣多寒，得桂附則安；得苓連則危。務在調其偏勝，適其寒溫。世未有母氣逆而胎得安者，亦未有母氣安而胎反墮者。所以金匱有懷妊六七月胎脹腹痛惡寒少腹如扇，用附子湯溫其藏者，然認證不果，不得妄行，是法一有差誤，禍不旋踵，非比苓

術之誤猶可延引時日也

館師吳百川子年二十餘素有夢交之疾十月間患傷寒頭疼足冷醫用發散消導屢汗而昏熱不除反加喘逆更一醫用麻黃重劑頭面大汗喘促愈甚或者以爲邪熱入裏主川芎連或者以爲元氣大虛議用冬地爭持未決始求治於石頑診之六脈皆微按之欲絕正陽欲脫亡之兆急須參附庶可望其回陽遂疏回陽反本湯加童便以斂陽一劑稍寧三服安卧改用大劑獨參湯加童便調

理數日。顙與稀糜而安。

洪德敷女。於壬子初冬發熱。頸痛。胸滿。不食。已服過發散。消導藥四劑。至第六日。周身痛楚。腹中疼。痛不時奔響。屢欲問而不可得。口鼻上脣忽起黑色。成片光亮如漆。與玳瑁無異。醫者大駭。辭去。邀石頑診之。喘汗脈促。而神氣昏憤。雖證脈俱危。喜其黑色四圍有紅暈鮮澤。若痘瘡之根。脚際附如線。他處肉色不變。許以可治。先與葛根黃芩黃連湯。加犀角連翹。荆防紫荊。人中黃。解其肌表毒邪。

俟其黑色發透。乃以涼膈散加人中黃紫荊烏犀
微下二次。又與犀角地黃湯加人中黃之類。調理
半月而安。此證書所不載。惟龐安常有玳瑁瘰之
一名。而治法未備。人罕能識。先是牙行徐順溪患此。
誤用發散消壅藥過多。胃氣告匱。辭以不治。又調
鋪王允吉始患此。瀕危。始邀予往。其口目鼻孔皆
流鮮血。亦不能拔。一月間。親歷此證十餘人。大抵
黑色枯焦不澤。四圍無紅暈。而灰白色黯者。皆不
可救。其黑必先從口鼻至權頰目胞兩耳及手臂。

足脛甚則胸腹俱黑。從未見於額上肩背陽位也。有武員隨任家丁黃姓者。患傷寒半月。道經吳門。泊舟求治。詢其同伴云。白渡淮。露卧受寒。恣飲燒酒發熱。在京口服藥。行過兩次。熱勢畧減。而神昏不語。不時煩擾。見其唇舌赤腫燥裂。以開水與之。則嚥不與。則不思。察其兩寸。腎腎虛大。關寸小弱。按久六脈皆虛。曰。此熱傳手少陰心經也。與導赤瀉心湯。一啜神識稍寧。泊舟一日夜。又進二貼。便溺自知。次早解維。復延往診。而脈靜神安。但與小

劑五苓去桂易門冬二貼。囑其頻與稀糜可許收功也。

錢順所素有內傷。因勞力感寒。發熱頭痛。醫用表散藥數服。胸膈痞悶不安。以大黃下之。痞悶益甚。更一醫用消克破氣藥。過傷胃氣。遂厥逆昏憤。勢漸瀕危。邀石頑診之。六脈縈縈如蜘蛛絲。視其舌上焦黑燥涸異常。此熱傷陰血。不急下之。眞陰立槁。救無及矣。因以生地黃黃連湯去黃芩防風加人中黃麥門冬酒大黃。另以生地黃一兩酒浸搗。

汁和服夜半下燥矢六七枚天明復下一次乃與
一生脈散二貼以後竟不服藥日進糜粥調養而大
便數日不行。魄門逆迫如火。令用導法通之。更與
異功散調理而安。

陳瑞之七月間患時疫似瘧。初發獨熱無寒。或連
熱二三日或暫可一日半日發熱時煩渴無汗熱
止後則汗出如漉。自言房勞後乘涼所致。服過十
味香薷九味羌活柴胡枳桔等十餘劑煩渴壯熱
愈甚。因邀石頑診之。六脈皆洪盛。搏指舌胎焦枯。

唇口剝裂大便五六日不通病家雖言病起於陰而實熱邪亢極胃府剝腐之象急與涼膈加黃連石膏入中黃得下三次熱勢頓減明晚復發熱煩渴與白虎加人中黃黃連熱渴俱止兩日後左頰發願一晷時卽平而氣急神昏此元氣下陷之故仍與白虎加人參犀角連翹願復煥發與犀角連翹升柴甘桔鼠粘馬勃二服右頰又發一毒高腫赤亮另延瘍醫治其外調理四十日而瘡同時患此者頗多良由時師不明此爲溼土之邪初起失

於攻下藥用發散和解引邪泛濫而發順毒多有
腫發綿延以及膈脇肘臂數處如流注潰腐者縱
用攻下解毒皆不可救不可以爲發順小證而忽
諸

山陰令景昭侯弟介侯遠東人患時疫寒熱不止
舌胎黃潤用大柴胡下之煩悶神昏雖進人參白
虎補中益氣熱勢轉劇頓與苓連知母不應因遣
使兼程過吳相邀石頑到署診之左脈弦數而勁
右脈再倍於左而週身俱發紅斑惟中腕斑色較

白時湖紹諸醫羣集莫審胸前斑子獨白之由因
論之曰良由過服苦寒之劑中焦陽氣失職所以
色白法當透達其斑兼通氣化無慮斑色不轉也
遂用犀角連翹山梔人中黃晝夜兼進二服二便
齊行而斑化熱退神清食進起坐徐行矣昭侯曦
侯同時俱染其氣竝進葱白香豉人中黃連翹薄
荷之類皆隨手而安

吳介臣傷寒餘熱未盡曲池雍腫不潰不消且發
寒熱瘍醫禁止飲食兩月餘日服清火消毒藥上

氣形脫倚息不得卧。渴飲開水一二口。則腹脹滿。急大便燥結不通。兩月中用蜜導四五次。所去甚艱。勢大瀕危。邀石頑診之。其脈初按繃急。按之絕。無此中氣逮盡之兆。豈能復勝藥力耶。乃令續進稀糜。餵前以鴨糞之香氣透達。徐以汁啜之。是夕大便去結糞甚多。喘脹頓止。飲食漸進。數日後腫亦漸消。此際雖可進保元獨參之類。然力不能支。僅惟殺肉調理而安。近松陵一人過餌消導。胃氣告匱。聞殺氣則欲嘔。亦用上法。不藥而痊。

徽商黃以寬風溫十餘日壯熱神昏語言難出自
利溏黑舌胎黑燥唇焦鼻煤。先前誤用發散消導
藥數劑煩渴彌甚。忽飲不徹乃求治於石。因論
之曰此本伏氣鬱發更遇於風遂成風溫風溫脈
氣本浮以熱邪久伏少陰從火化發出太陽卽是
兩感變患最速。今幸年壯質強已逾三日六日之
期證雖危殆良由風藥性升鼓激週身元氣皆化
爲火傷耗真陰少陰之脈不能內藏所以反浮致
諸南陽先師元無治法而少陰例中則有救熱存

陰承氣下之一證。可借此以迅掃久伏之邪。審其
鼻息不鼾。知腎水之上源未絕。無慮其直視失洩
也。時歛醫朝晨敷在坐。相與酌用京。關散加入中
黃。生地黃。急救垂絕之陰。服後下。滯黑三次。舌胎
未潤。煩渴不減。此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也。更與
大劑涼膈。大黃加至二兩。兼黃連。犀角。三下方得
熱除。於是專用生津止渴。大劑投之。舌胎方去。而
津回渴止。此證之得愈者。全在同人契合。無分彼
此。得以挽回。設異論紛紜。徒滋眩惑。安保其有全。

日哉。

上仁淵祖道臺時疫大義。○謹按時疫之邪皆從
溼土鬱蒸而發。土爲受盛之區。平時污穢之物無
所不受。適當歲氣併臨。則從分野疎豁之隅。蒸騰
鬱發。不異瘴霧之毒。或發於山川原陸。或發於河
井溝渠。人觸之者。皆從口鼻流入募原。而至陽明
之經脈。必右盛於左。蓋溼土之邪。以類相從。而犯
於胃。所以右手脈盛也。陽明居太陽之裏。少陽之
外。爲三陽經之中道。故初感一二日間。邪犯募原。

但覺背微畏寒。頭額暈脹。胸膈痞滿。手指痠麻。此
爲時疫之報。使與傷寒一感。便發熱。頭痛不同。至
三日已後。邪乘表虛而外發。則有昏熱。頭汗。或咽
腫。發斑之患。邪乘裏虛而內陷。或挾飲食。則有嘔
逆。痞滿。嘈雜。失血。自利。吐衄之患。若其人平素津
枯。兼有停滯。則有讖語。發狂。舌胎黃黑。大便不通
之患。平素陰虛。則有頭面赤熱。足膝逆冷。至夜發
熱之患。至於發呃。發噦。冷汗。喘乏。煩渴。癰癤等證。
皆因誤治所致也。大抵傷寒之邪。自表傳裏。溫熱

之邪自裏達表。疫癘之邪自陽明中道隨表裏虛實而發。不循經絡傳次也。以邪既伏於中道。不能一發便盡。故有得汗熱除。二三日復熱如前者。有得下裏和。二三日復見表熱者。有表和復見裏證者。總由邪氣內伏。故屢奪屢發。不可歸咎於調理失宜。復傷風寒飲食也。外解無如香薷葱白連翹薄荷之屬。內清無如滑石苓連山梔人中黃之屬。下奪無如硝黃之屬。如見發熱自利。則宜葛根芩連胸膈痞滿。則宜枳桔香附。嘔吐呃逆。則宜藿香。

芩連。衄血下血。則宜犀角丹皮。發斑咽痛。則宜犀
角牛旁。煩渴多汗。則宜知母石膏。愈後食復勞復。
則宜枳實梔豉。隨證加葳蕤茯苓丹皮芍藥之類。
皆爲合劑。而香豉人中黃。又爲時疫之專藥。豉乃
黑豆所釀。得溼熱之氣。釀成敗穢之質。故能引領
內邪從巨陽蒸汗而解。人中黃本甘草所製。漬以
泔穢。專解藏府惡毒。從下而泄。同氣相求之妙。莫
過於此。以其總解溫熱。時行外內熱毒也。當知其
證雖有內外之殊。一皆火毒爲患。絕無辛溫發散。

之例。每見窮鄉無醫無藥之處。熱極恣飲凉水。多有浹然汗出而解者。此非宜寒涼不宜辛熱之明驗乎。况當庚申金運。北政少陽相火司天之歲。目今又在三氣之中。主令客氣俱屬相火。一切風燥辛熱皆不可犯。每見時師用羌獨柴前蒼黃芩防之類。引邪上逆。亢熱彌甚者。以風燥之藥性。皆上升橫散。如爐冶得鼓鑄之力也。用朴半質。榔青皮。木香等耗氣之藥。胸膈愈加痞滿者。樞茵助長之道也。有下證已具。而遲疑不敢攻下。屢用苓連不

應者此與抄湯止沸不殊也。至於發狂譏語舌胎焦黑而大便自利證實脈虛不可攻者及煩熱痞悶令汗喘乏四肢逆冷六脈虛微不受補者皆難圖治也。時疫變證多端未能一一盡謹陳大畧數則庶不負憲恩之澤及黎庶垂問芻蕘也。

飛疇治鄭月山女寡居二十載五月間忽壯熱多汗煩渴耳聾脇痛月山爲女科名宿謂證屬傷寒委之他醫用柴葛桂枝等劑其熱彌甚汗出不止胸滿昏沉時時噫氣邀予診之右脈數大左脈少

神舌胎微黑此伏氣自內少陽發出故耳聾脇痛
法當用白虎清解反行發表升越其邪是以熱渴
轉甚汗出多故左脈無神胃液耗故昏沉胸滿其
噫氣者平素多鬱之故今元氣已虛伏邪未解與
涼膈去積黃芩枳實根丹皮竹葉一服熱減得睡
但汗不止倦難轉側或時欲嘔此虛也以生脈加
棗仁茯神白芍扶元斂陰兼進粥飲以扶胃氣渴
止汗斂而脈轉虛微欲絕此正氣得補而虛火潛
息之真脈也復與四君歸地調補而痊

暑 繫緒論暑證有

素問云因於暑汗煩則喘渴靜則多言

暑氣內擾於營則汗上迫於肺則煩喘肉干於心則多言總不離乎熱傷心胞而蒸肺經之證也

金匱云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便已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卽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其汗則惡寒甚加溫鍼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此因暑而傷風

露之邪手太陽標證也太陽小腸屬火上應心胞
二經皆能制金燥肺肺受火刑所以發熱惡寒似
乎足太陽證其脈或見弦細或見芤遲小便已洒
然毛聳此熱傷肺胃之氣陽明本證也發汗則惡
寒甚者氣虛重奪其津也溫鍼則發熱甚者重傷
經中之液轉助時火肆虐於外也數下之則淋甚
者劫其在裏之陰熱勢乘機內陷也此段經文本
無方治東垣特立清暑益氣湯足補仲景之未逮
太陽中熱者喝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

參湯主之。

此無形之熱傷脾胃之氣。所以多汗惡寒而渴。故用白虎以化熱。人參以益氣也。

太陽中暈。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主之。

此因冷水灌汗。有形之水鬱遏皮毛。閉其汗溼。所以身熱疼重。故用一物瓜蒂湯。湧吐則陽氣發越。汗大泄而熱愈矣。後人不敢效。用芩以五苓散加葱豉。或梔子豉湯。竝用探吐皆効。

王節齋曰夫暑者相火行令也。夏月人感之。自口齒而入。傷心胞絡之經。其脈多虛。或浮大而散。或弦細。或遲。蓋熱傷氣。則氣消而脈虛弱。其證身熱汗出而喘。煩渴多言。倦怠少氣。或下血發黃生斑。甚者火熱燦金。致金不能平水。搖擲不省人事。治暑之法。以去溼熱。清心利小便爲主。氣傷宜補。真氣爲要。又有惡寒。或四肢逆冷。甚者迷悶不省。而爲霍亂吐利痰滯嘔逆。腹滿瀉利。此非暑傷。乃因暑而自致之病也。若行人或農夫。於日中勞役得之。此熱傷陽證也。必苦

頭痛發熱汗泄肌膚大熱而渴乃天熱外傷元氣也
宜益元散白虎湯竹葉石膏湯選用若避暑熱於涼
亭水閣得之此暑傷陰證也必頭痛惡寒身形拘急
肢節疼痛而煩心肌膚大熱無汗此爲陰寒所遏使
周身陽氣不得伸越宜消暑十全散或腹痛水瀉者
胃與大腸受之局方香薷飲惡心者胃中有痰飲也
香薷飲下消暑丸伏暑大熱水瀉脈數可用黃連香
薷飲若外既受寒內復傷冰水生冷腹痛泄瀉霍亂
吐逆藿香正氣散養胃湯選用若飲食過多吐瀉腹

痛脈沉微者大順散。若真陽虛人房室不慎復傷生
冷腹痛極瀉利脈沉弦者冷香飲子。甚則霍亂吐利
通身冷汗不止脈伏或脫者急用漿水散救之庶可
十全一二暑氣攻裏腹內刺痛小便不通生料五苓
散加木香小便血者導赤散加辰砂伏暑霍亂腹痛
泄瀉如水身熱足冷者五苓散下來復丹傷氣困倦
身有微熱頭重吐利小便赤澀十味香薷飲傷暑欬
嗽發寒熱盜汗不止脈數者熱在肺經清暑益氣湯
冷水澡浴或著溼相搏一身盡痛自汗發熱五苓加

羌活吐瀉者五苓與正氣和服。冒暑縱飲及飲冷酒引暑入腹。大熱而小便如血。五苓減桂加黃連。日間冒暑經營。夜間露卧門窗。此先感暑而後感寒。去衣則凜著衣則煩。或鼻流清涕。或寒熱如瘧。六和湯加羌活。無汗加紫蘇。嘔吐加藿香。兼食加草豆蔻砂仁。日暑作勞。乘汗冷浴。身痺如鍼刺。間有赤腫處。或發水泡者。六和湯加蒼朮。荆防甚則加桂。若身熱頭痛躁亂不寧。或身如鍼刺。此熱傷肉分也。白虎湯加蒼朮。虛加人參。或欬嗽發寒熱。盜汗不止。脈數者。熱在

肺經清燥湯。秋暑瀉利消暑丸。○疰夏病屬陽虛元氣不足。宜補中益氣加半夏茯苓。○其人傷溼因而中暑。名曰溼溫。兩脰逆冷。胸滿頭目疼重。妄言多汗。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及煩渴引飲者。切不可汗。汗之必死。蒼朮白虎湯。

喻嘉言曰。體中多溼之人。外暑蒸動。內溼二氣交通。最易中暑。所以肥人溼多。夏月百計避暑。反爲暑所中者。不能避身之溼。卽不能避天之暑也。益元散驅溼。從小便出。夏月服之。解暑體盛溼多。則宜之。清癰。

無溼之人。津液爲時火所耗。當用生脈散充其津液。若用益元散。妄利小水。竭其下泉。枯槁立至。故凡汗多之人。卽不可利其小便也。○小半夏茯苓湯治暑。而治其溼也。少加甘草。卽名消暑丸。見消暑在消其溼。理明辭正矣。又如益元散加辰砂。則并去其熱。五苓散加人參。則益虛。加蒼朮。則勝溼也。中暑必顯躁煩熱悶。東垣倣仲景竹葉石膏湯制方。名清燥湯。仍以去溼爲首務。夫燥與溼相反者也。而清燥亦務除溼。非東

垣具過人之識。不及此矣。○古方治暑風用蘇合香丸。大非。今人治暑。槩用香薷飲。大謬。按香薷辛淡辛。能發散。淡能滲泄。乃夏月解表利水之劑。果身熱煩躁嘔吐。小便不利者。合黃連以解暑。靡不應手獲効。若氣虛胃弱之人。食少體倦。自當多服參耆。豈能堪此發泄。苟誤用之。是虛其虛也。至於奔走勞役而中熱者。用此溫散之劑。復傷其氣。如火益熱矣。今人不分虛實。常否。夏月少有不快。槩用之。所謂習俗成說也。

夏月無故卒倒昏不知人面垢冷汗自出手足微冷
搐搦或吐瀉或喘渴此君相二火內外相煽兼之素有
痰鬱因火鼓動窒礙心竅故也宜先以熱土熨臍中或
研蒜水灌鼻中皆取其通竅也○石頑曰按中寒卒然
倒仆如中風者乃盛寒之氣卒犯少陰而厥逆無脈此
陽氣大虛不勝陰寒厲氣也必口鼻氣冷而無痰聲雖
盛暑中亦有之以其人真陽素虛之故不可拘於時月
也中暑卒然暈倒如中風者乃酷暑之氣鼓運其痰
壅塞心胞此腎水素虧不勝時火燔

灼也。必喘乏而無痰聲。若中風卒倒。則必手足搖引。痰聲湧塞於喉中。甚則聲如拽鋸。爲中風之真候。以此辨之。萬無差誤也。

或問。賜暑用白虎清暑香薷等法。何以爲辨。石頑曰。中賜用白虎湯。熱傷形之治也。用人參白虎湯。兼傷無形之氣也。中暑用生脈散。暑傷無形之氣也。用清暑氣。暑傷於氣。兼挾風熱。乘虛而傷其經也。傷暑用十味香薷風熱溼雜合而傷形氣也。偏於表則變香薷飲爲消暑十全。偏於裏則變香薷飲爲六和湯。

此夏月鼎峙三法也。其用消暑丸者。上盛之溼。泛濫而爲痞滿也。用益元散者。下盛之熱。阻滯而爲溺瀉也。用大順散者。水果內傷於脾也。用冷香飲者。冷食內傷於腎也。用來復丹者。陰氣固結於下也。用五苓散者。陽氣遏絕於內也。近世醫人治夏月諸病。不論虛實寒熱。槩用香薷飲。既開汗孔。復利水道。且剋中氣。況於方中。必除去人參。增入枳殼。檳榔。輩重耗其氣。而痞滿發熱。煩躁愈劇。此際補之不可。瀉之不可。惟梔子。豉湯。隨證加入甘草。生薑等味。以和之夜甚。

者導赤散加丹皮白芍以調之。次以生料六味調之。虛甚躁渴者。合生脈以滋金水之源。此兩賢未之及也。當知治暑暍諸證。汗液大泄。中氣先傷。雖有膈滿潮熱。最忌攻下。以無形之熱。不能隨藥下散也。卽有頭額重痛。最忌發汗。凡表藥皆能升舉痰食濁氣。支撐腦上也。而肥人溼熱素盛。加以暑氣相搏。則爲溼溫證。必自汗足冷。漉漉如從水中出。脈雖沉細而小便必赤滿。不可誤認陰寒。而與溫藥。亦不可因其頭重身疼。而與發汗。誤汗身青而色變者。大劑竹葉石

膏湯可救之。亦有因其痞滿喘脹。誤與下藥者。大劑桂苓丸可療之。惟誤用附子者。雖有合劑不能起矣。○至於觸熱勞形。卒然倒仆。方書用道途中熱土置當臍。更使聚溺其腹。并搗生蒜汁注鼻孔。其立法最精。惜乎未經闡發。世都不解。殊不知此雖酷烈爲患。良由其人真元素虧。加以時火亢極。鼓激命門之虛陽。欬然離根。非藉道途中之熱土往來人之熱溺。不能護衛其陽。使之歸源。用蒜汁注鼻孔者。取蒜以開竅。溫散其鬱閉之熱。所謂熱因熱用。溫能除大熱也。

若與冷水灌之。濕之漬之。則氣隨焰息而暴絕不返矣。間有元氣不大虛人。真火原未離根。不勝亢膜而倒者。用水灌漬。亦有得甦者。因是愚夫一見熱倒。便以水灌。既灌不蘇。雖虛偏不能復圖矣。

診○經云。脈虛身熱。得之傷暑。此暑傷元氣也。仲景以芩細乳遲爲傷暑。以暑傷氣而不傷形。所以氣消而脈虛弱也。大抵脈來虛大無力。或小弱皆本氣虛而爲暑所中不足之證也。若得其虛數疾之脈皆熱氣燔灼而爲時氣所爲。爲有餘之邪。至若內傷寒冷。

及中寒脈沉緊之類。雖當夏月。却與暑證無預。

羅謙甫治一人。夏月胸項多汗。兩足逆冷。識語闕前。濡關後急。當作溼溫治。經曰。溼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濡弱見於陽部。溼氣搏暑也。小急見於陰部。暑氣蒸溼也。蓋先傷溼而後傷暑。暑溼相搏。是名溼溫。先與白虎加參。次換蒼朮。三日而愈。又治一蒙古。因食酒肉。膾乳得霍亂吐瀉。從朝至午。精神憤乏。脈皆浮數無力。知所傷之物已出。卽於牆陰掘地約二尺。貯新汲水。攪動一時。澄定。用

清者一杯調參苓白朮散徐徐服之吐瀉遂止翌日微煩渴遂與錢氏白朮散時時服之而愈

滑伯仁治一人病自汗如雨日赤身熱口燥心煩盛暑中帷幕周密以至亡陽服朮附數劑脈虛而洪數舌上胎黃曰前藥誤矣令撤幔開窗以黃連解毒人參白虎三進而汗止渴用冰水調益元散七日而愈

石頑治禮部員外申菽旆觸熱過梁溪歸而眩暈麻脊發熱便閉服黃連香薷不應用涼膈散便通

或時昏眩不省。或時四肢清冷而晡時爲甚。邀石
頑診之。脈得弦細而芤。此暑傷心包。陽氣鬱伏。所
以有似陰寒也。與生脈合保元。清理肺胃。則包絡
自寧矣。

溼

溼熱

經云。諸溼腫滿。皆屬於脾。○地之溼氣感。則害大筋。肉筋脈。○陽受風氣。陰受溼氣。○身半已下。皆溼中之也。○傷於溼者。下先受之。○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溼也。○溼勝則濡瀉。○因於溼。首如裹。溼熱不攘。大筋緱短。小筋弛長。緱短爲拘。弛長爲痿。因於氣爲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

首爲諸陽之會。其位高。其氣清。其體虛。故聰明係焉。却被溼土之濁氣薰蒸。清道不通。故沉重不利。

似乎有物蒙之。失而不治。溼鬱爲熱。熱留不去。熱傷血。不能養筋。故爲拘攣。溼傷筋。不能束骨。故爲弱癱。素嘗氣疾。溼熱加之。氣溼熱爭。故爲腫。諸陽受氣於四肢也。今人見膝間關節腫痛。全以風治者。誤矣。

風寒暑皆能中人。惟溼氣積久。留滯關節。故能中。非如中風寒暑之暴也。外中溼者。或由山嵐瘴氣。或天雨溼蒸。或遠行涉水。或久卧溼地。則溼從外中矣。其證關節疼痛。頭重體疼。腹脹煩悶。昏不知人。或四肢倦

怠。腿膝腫痛。身重浮腫。大便泄瀉。小便黃赤。羌活湯。
溼湯。若一身盡痛。爲風溼相搏。除風溼羌活湯。肢體
煩疼。頭重鼻塞。或見泄利。或下清血。爲風木之邪。內
干溼土。神朮湯。溼毒下血。大便泄瀉。四肢沉重。升陽
除溼防風湯。若腰已下重著。爲溼滯經絡。參朮湯。
然病有傷中之不同。傷溼者。足太陽膀胱經也。中溼
者。足太陰脾經。或足少陰腎經。傷膀胱則煩渴引飲。
小便不利而腫脹。五苓散。若脾則四肢浮腫。不能屈
伸。大便多澀。此醇酒厚味水溼等物所傷。溼從內中。

也。除溼湯著腎。則腰疼身重。小便不利。此醉卧溼地。或下體溼衣所傷。溼從外中也。腎著湯。溼盛身疼。小便不利。體重發渴者。五苓散加羌活。治溼在上在外者。當微汗。羌活勝溼湯。在下在內者。當利小便。五苓散。東垣云。治溼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然亦不可過治。痛去六七。卽當改用理脾之劑。如水去其地。猶溼。若過用之。腎水受虧矣。

羅謙甫云。春夏之交。病如傷寒。其人汗自出。肢體重痛。轉側難。小便不利。此名風溼。非傷寒也。陰雨之後。

卑溼或引飲過多。多有此證。但多服五苓散。小便通利。溼去則愈。切忌轉瀉發汗。小誤必不可救。初虞世云。醫者不識。妄作傷風治之。發汗死。下之死。已未京師大疫。正爲此。羅得其說。救人甚多。大抵五苓散能分水去溼。胸中有停飲。及小兒吐乳。欲作癰。五苓散最妙。以中有桂。辛溫能散肝脾之結耳。戴復菴云。五苓散。仲景本治太陽汗溼之邪。自經犯本。故取治風溼。自汗肢體重痛。渴而小便不利者。最宜。若無煩渴。小便不利者。此邪猶在經。宜用羌活勝濕湯。或除風

澤羌活湯選用。不必拘於前說也。

戴人曰。夏月人之腠理疎。元氣不開。故易於傷風。傷澤如汗出未拭而風閉之。則爲風澤。素有熱而溼臨之。則爲溼熱。澤久苑亦然也。元氣素虛而受澤。則爲寒澤。或受於地。或受於天。或受於酒酪。穢乳治者宜分別之。如風澤。小建中加黃耆白朮羌活防風。溼熱。苓桂朮甘湯。寒澤。小青龍加減。陽虛者去麻黃加熟附白朮。或麻黃加朮湯。○溼家無汗身煩疼者。麻黃加朮湯。○傷澤而兼感風。則最宜驅逆煩熱。惡風。

不欲去衣被。或額上微汗。或身體微腫。汗漬衣溼。當
風坐卧。多有此證。麻黃杏仁薤白甘草湯。或羌活勝
濕湯。令微發汗。若大發汗。則風去溼在。已得汗而發
熱不去者。敗毒散加蒼朮防己。○傷溼又兼感寒。則
拳拳掣痛。無汗。慘慘煩痛。五積散。○風溼脈浮。身重
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緩服。○風溼相搏。身重煩
疼。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濡者。桂枝附子
湯。若其人大便秘。小便自利者。白朮附子湯。骨節煩
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

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

喻嘉言曰。人身陽盛則輕燄。溼盛則重著。乃至身重如山。百脈痛楚。不能轉側。而此不用附子回陽勝溼。更欲何待。在表之溼。其有可汗者。用附子合桂枝湯以驅之外出。在裏之溼。其有可下者。用附子合細辛大黃以驅之下出。在中之溼。則用附子合白朮以溫中而燥脾。今之用白朮。雜入羌防枳朴梔橘等藥。且無濟於事。况用檳榔滑石。用車導水等法乎。○澤家不可發汗。以爲本多汗。易至亡陽。故溼溫之證。誤發

其汗名曰重汗。故爲深戒。若久冒風涼。以水灌汗。抑鬱其陽者。又不得不微汗之。○溼家當利小便。此大法也。而真陽素虛之人。汗出小便滴瀝。正泉竭而陽欲出亡之象。若以爲溼熱。恣膽利之。真陽無水維附。頃刻脫離而死矣。

溼熱○賈真孫曰。溼爲土氣。熱能生溼。故夏熱則萬物溼潤。秋涼則萬物乾燥。溼病本不自生。因熱而拂鬱。不能宣行水道。故停滯而生溼也。况形盛氣弱之人。易爲感受。豈必水流而後爲溼哉。人只知風寒之

威嚴不知暑溼之炎。胸感於冥冥之中也。原病式曰。諸瘰癧強。皆屬於溼。或肘腫體寒而有水氣。必小便赤少或濁。是蓄熱入裏極深。非病寒也。治法宜理脾清熱。利小便爲上。治溼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溼證有二。溼熱證多。溼寒證少。當以脈證明辨之。如脈滑數。小便赤濇。引飲自汗。爲溼熱證。若小便自利清白。大便溼利。身疼無汗。爲寒溼也。溼熱身黃如橘子色。而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身黃小便不利而渴者。五苓散。加茵陳。煩熱小便不利而渴者。桂苓甘露。

飲溼熱相搏者。清熱滲溼湯。肩背沉重。疼痛上熱。胸膈不利。及遍身疼痛者。屬外因之溼熱。當歸拈痛湯。其人平素陰虛多火。加之走精者。溼襲精竅也。虎潛丸。或括痛加龜版白朮牡蠣。溼熱之屬於裏者。則水腫小便不利。當與五苓神芎輩。分輕重以泄之。後用實脾之劑調理。若夫陰水腫脹。另詳水腫本門。

石頑曰。昔人有云。溼熱一證。古所未詳。至丹溪始大發其奧。故後世得以宗之。殊不知其悉從東垣痺證諸方悟出。然其所論。皆治標之法。絕無治本之方。及

讀仲景書。至痞論中。則溼熱治本之方具在。蓋傷寒誤下。則有痞滿之變。然亦有不經攻下而痞者。皆由痰氣逆滿之故。故仲景特立瀉心湯諸法。正以祛逆上之溼熱也。溼熱證類最多。如鼓脹水腫。嘔逆吞酸。黃疸滯下。腰腿重痛。腳氣痺著等候。悉屬溼熱爲患。然皆別有所致而然。咸非溼熱之本病也。嘗見蒼黑肥盛之人。及酒客輩。皆素多溼熱。其在無病之時。卽宜常服調氣利溼之劑。如六君子加黃連。沉香澤瀉之類。夏秋則清燥。春夏則養陽。加薑汁竹瀝。使

之日漸消弭。此謂不治已病治未病也。及乎五旬內
外氣血向衰。漸至食少體倦。或胸腹痞滿。或肢體煩
疼。或不時舉發。或偶有所觸而發。忽然胸高喘脹。煩
悶嘔逆。甚至上下不通者。須乘初起。元氣未衰。急投
控涎丹十餘粒。不下。少頃再服。當此危急之時。不下
必死。下之庶或可生。此係專攻溼熱痰涎之藥。不可
與硝黃輩同視也。世醫舍此。而用香燥之劑。未有不
相引喪亡而已。以與身偕老之固疾。因元氣衰憊而
驟然僭發。已爲九死之候。更兼誤治。必無生理。慎勿

復藥。自貽其咎也。又有素稟溼熱而挾陰虛者在。膏粱輩每多患此。以其平時嬌養。未慣馳驅。稍有憂勞。或縱恣酒色。或暑溼氣交。卽虛火挾痰。欲上升。輕則胸脇痞滿。四肢乏力。重則周身疼痛。痰嗽喘逆。亦有血溢便秘。面赤足寒者。甚則痿厥癱廢不起矣。大抵體肥痰盛之人。則外盛中空。加以陰虛。則上實下虛。所以少壯犯此最多。較之中年已後。觸發者更劇。而治又與尋常溼熱迥殊。若用風藥勝溼。虛火易於僭上。淡滲利水。陰津易於脫亡。專於燥溼。必致真陰耗

蠅純用滋陰。反助痰溼上壅。務使潤燥合宜。剛柔協濟。始克有賴。如清燥湯。虎潛丸等方。皆爲合劑。復有陰陽兩虛。真元下衰。溼熱上盛者。若乘於內。則不時喘滿眩暈。溢於外。則肢體疼重麻聳。見此卽當從下。真寒上假熱。例治之。否則防有類中之虞。卽如痰厥昏仆。舌強語謇。或口角流涎。或口眼喎斜。或半肢傾廢。非內熱招風之患乎。歷觀昔人治法。惟守真地黃飲子。多加竹瀝薑汁。送下黑錫丹。差堪對證。服後半日許。乘其氣息稍平。急進大劑人參。入竹瀝薑汁童

使。醉時中。分三次服之。喘滿多汗者。生脈散以收攝之。若過此時。藥力不逮。火氣復升。補氣之藥。又難突入重關矣。服後元氣稍充。喘息稍定。更以濟生腎氣丸。雜以黑錫丹一分。緩圖收功可也。至於但屬陽虛。而陰不虧者。斷無是理。雖有邪淫干之。亦隨寒化。不能爲熱也。即使更感客邪。自有仲景風溼寒溼治法。可指。不似陰虛溼熱之動輒扼腕也。其溼熱挾外感諸例。另詳緒論本條。

診。石頑曰。溼脈自緩。得風以播之。則兼浮緩。寒以

束之則兼沉細。此皆外傷於溼之診也。若溼中三陰則脈有沉緩沉細微緩之分。治有朮附薑附桂附之異。蓋沉緩沉細爲太少二陰寒溼之本脈。人所易明。獨厥陰脈見微緩。世所共昧。今特申之。夫厥陰爲風木之藏。內藏生陽。雖有溼著。風氣內勝。鼓激其邪。流薄於經絡之中。所以脈不能沉。而見陽浮陰緩之象。是知微緩亦厥陰受邪之本脈。觀仲景厥陰例中。可以類推。至於溼襲經中。得人身濁氣。蘊釀而爲溼熱。則脈多頓大。若浮取頓大。而按之滑者。溼并在胃之

痰也。浮取軟大。而按之濡者。溼傷營經之血也。溼寒溼熱之辨。大畧不出乎此。

羅謙甫治中山王知府子。年十三。六月中暴雨水。泛戲水。溼衣。至精神昏憤。怠惰嗜臥。次日頭痛身熱。腿脚重。一醫用和解發散。重衾覆之。致苦熱不寐。遂發狂言。欲去其衾而不得。汗至四更。溼透其衾。明日循衣撮空。又以承氣下之。語言不出。四肢不能收持。有時項強。手足攣攣。搖急而舉。目左視而白睛多。口唇肌肉蠕動。羅視之。具說前由。蓋傷

溼盛暑之時過發其汗更復誤下虛熱生風發瘧也與保元湯加升柴芍藥五味甘草二日語聲漸出四肢柔和飲食漸進而愈

丹溪治一人患溼氣背如負二百觔重以腎著湯加桂心豬苓澤瀉酒茶木通蒼朮服之而愈又治一人腰似折胯如冰用除溼湯加附子半夏厚朴蒼朮而愈

石頑治沈汝楫子夏月兩膝脛至脚痛極僵挺不能屈者十餘日或用敷治之法不効其脈軟大而

數令拭去敷藥與當歸拈痛湯二劑汗出而愈

燥

原病式云諸瀉枯涸乾勁皺揭皆屬於燥。乃陽明燥金肺與大腸之氣也。蓋風熱火同陽也。寒燥溼同陰也。然燥金雖屬秋陰而異乎寒溼。反同其風熱也。故火熱勝則金衰而風生。風熱勝則水竭而爲燥也。燥之爲病皆屬燥金之化。然能令金燥者火也。故繫辭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夫金爲陰之主。爲水之源。而受燥氣。寒水坐化之源。竭絕於上而不能灌溉周身。榮養百骸。色乾而無潤澤。皮膚者有自來矣。或大病

尅伐太過或吐利津液內亡或養生誤餌金石或房
勞致虛補陽燥劑辛熱太多皆能偏助狂火而損真
陰陰中伏火日漸煎熬血液衰耗使燥熱轉甚而爲
諸病在外則皮膚皴揭在上則咽鼻生乾在中則水
液衰少而煩渴在下則腸胃枯涸津不潤而便難在
手足則痿弱無力在脈則細濇而微此皆陰血爲火
熱所傷法當治以甘寒滋潤之劑甘能生血寒能勝
熱陰陽滋而火殺液得潤而燥除源泉下降精血上
榮如是則陰液宣通內神茂而外色澤矣

盛啟東云。浚治之法。其理不出乎滋榮潤燥流通血氣而已。且人身之中。水一火五陽實陰虛皆緣嗜慾無節。以致腎水受傷。虛火爲患。燥渴之病生焉。或前後秘結。或痰在咽喉。乾咯不出。此皆津液不足之故。而火動元傷。腎虛惡燥也。理宜補養水中金。使金水相生。出入升降浚澤流通。何燥之有。

喻嘉言曰。燥之與溼。有霄壤之殊。春月地氣動而溼勝。秋月天氣肅而燥勝。故春分以後之溼。秋分以後之燥。各司其正。奈何內經獨遺燥氣。詳病機諸氣。贖

鬱皆屬於肺諸痿喘嘔皆屬於土二條明指燥病而
言生氣通天論謂秋傷於燥上逆而欬發爲痿厥燥
病之要可一言而終抵緣內經失却長夏傷於溼句
致誤傳秋傷於燥爲傷溼而解者競指燥病爲溼病
宜乎經旨之不明也戴人有云休治風兮休治燥治
得火時風燥了斯治燥之要亦一言而終也。老人
多有大便後寒熱發作有時頗似外感實非外感也
大便努掙傷氣故使出則垂於陽而寒頃之稍定則
陽勝陰而熱若果外感之寒熱何必大便後始然耶

世醫遇此證。每謂溼熱內蘊。而用滑利之劑。以驅之。不知瘦人身中。以溼爲寶。有溼則潤。無溼則燥。今指燥爲溼。是欲出而反閉其戶也。

石頑曰。夫燥有藏府之燥。有血脈之燥。燥在上。必乘肺經。故上逆而欬。宜千金五味子湯。若外內合邪者。千金麥門冬湯。風熱心煩。脾胃熱壅。食不下者。千金地黃煎。積熱煩渴。日晡轉劇。喘欬面青。能食便秘者。生地黃煎。主之。燥於下。必乘大腸。故大便秘結。然須分邪實津耗血枯三者爲治。邪實則大煩渴躁。悶腹。

脹通兩湯潤燥湯清涼飲四順清涼飲麻仁丸大腸
風秘血燥潤腸丸加郁李仁防風名潤燥丸潤而下
之能食熱盛可用猪膽導法津耗者屢欲便而不可
得固欲了而不了便出仍是大塊異功散加二冬沉
香用麻仁搗水煎服兼嚼蘇子胡麻之類外用蜜煎
導或制陳壽瓜導之亦佳血枯者嘔逆食不下大便
日漸燥結如粟生料六味丸去山萸加生何首烏當
歸煎服或生料六味丸加肉蓯蓉桃仁搗水煎服兼
食人乳酥蜜之類但從容鹹腐服之勿令嘔吐不可

不知老人氣血俱耗竭者固本丸作膏服若至嘔逆
不食便如羊矢不可治矣燥在血脈多見風證本無
所畏也燥本火氣之餘故以滋燥養腎湯治外大補
地黃湯治內潤燥養陰爲第一義火熱亢甚津液耗
竭不能榮養百骸手足痿弱不能收持反似痺溼之
證養陰藥中必加黃藥以堅之如虎潛丸之類若誤
作風治則殆矣

診。凡初近火則潤離火則燥猶金之投入烈火而
化爲液也故燥證多有反似痺弱之證者熱傷陰血

也燥有內外諸證不能盡述其在皮膚則毛焦皴揭
在大腸則脾約便難在肺經則乾欬痰結在肺藏則
悲愁欲哭證雖各異而脈之微細濡小則一聞有虛
大數疾浮芤等狀以意察之重按無有不濇不細不
微者則知諸燥之證皆肺金之一氣亦不出肺金之
一脈也

火

經云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

火在丹田之下者。是爲少火。少火則生氣。離丹田而上者。是爲壯火。壯火則食氣。食氣之火。是爲邪火。生氣之火。是爲真火。故少火亢極。則爲壯火。夫五行之道。亢極則承。亢而過甚。則害乎所勝而承。其下者。必從而制之。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六氣

雖屬外因而火氣鬱發未有不因諸內者內經除
亢則害一說屬諸六氣勝復餘皆不離身中偏勝
之機也。

丹溪云火水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
火也曰相火天火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水之氣
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肝爲木而
腎屬水也膽者肝之府膀胱者腎之府心包者腎
之配三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屬火也夫非此火不
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自生或曰相火大人所同何

東垣謂爲元氣之賊蓋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相
煽則妄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真
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岐伯歷
舉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原病式曰諸風掉眩
皆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膹鬱皆屬於肺火之升也
諸痿痺癰皆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癢瘡皆屬於心
火之用也是火皆出於藏府者然也按心爲君火而
又有相火寄於肝腎卽內經所謂一水不能勝二火
也五性之火爲物所感而動卽內經所謂一水不能

勝五火也。又凡動皆屬火。故氣鬱火起於肺。大怒火起於肝。醉飽火起於脾。思慮火起於心。房勞火起於腎。此五藏所動之火也。然而六府皆然。如牙痛齟宣。腮頰腫痛。此胃火之所傷也。目黃口苦。坐卧不寧。此膽火之所動也。舌胎喉痛。便秘不通。此大腸之火動也。赤白帶濁。此小腸之火動也。小腹作痛。小便不利。此膀胱之火動也。頭眩體倦。手足心熱。此三焦之火動也。○凡人一身只陰陽二氣。陽氣生發。陰氣潛化。爲血陽氣不足。陰氣潛化爲火。火陰虛火。

動者難治如八味丸桂附之類虛火可補如保元湯
參耆之類實火可瀉如解毒湯三黃之類鬱火可發
如火鬱湯升柴之類凡火盛者不可驟用寒涼必兼
辛散如瀉陰火升陽湯升陽散火湯之類氣壯脈實
火盛顛狂者可用硝黃正治如虛火盛而狂亂以生
薑湯從治之若投以硝黃正治立危一切壯火狂陽
痰氣上衝膈膜流入心包諸藥不効內外熱熾者和
劑紫雪可以平之積熱咽腫口舌生瘡煩躁妨悶水
漿不下碧雪主之好餌丹石藥毒迅發壯熱不已者

千金朴硝煎主之凡氣有餘便是火氣從左邊起者
肝火也佐命丸當歸散皆丸從臍下起者陰火也八
味丸黑錫丹五志湯應喜怒悲思不節正氣亢鬱變
而爲火者於鬱門求之此治火之大畧也

趙養葵云以火言之有陽火有陰火有水中之火有
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水中之火陽火者天上太
陽之火生於寅而死於酉陰火者燈燭之火生於酉
而死於寅此對待之火也水中火者霹靂火也卽龍
雷之火無形而有聲得陽而益熾見於季春而伏於

季夏原夫龍雷之見也以五月一陰生水底冷上天
熱龍爲陽物故隨陽而上升冬至一陽來復故龍亦
隨陽下伏雷亦收聲人身腎中相火亦猶是也以平
日不能節慾致命門火衰腎中陰虛龍火無藏身之
位故遊於上而不歸是以上焦煩熱欬嗽等證善治
者以溫腎之藥從其性而引之歸源行秋冬陽伏之
令而龍歸大海此至理也奈何今之治陰虛火者以
黃檗知母爲君而愈寒其腎益速其斃良可悲哉若
夫陰虛火旺者此腎水乾枯而火偏盛宜補水以配

火亦不宜苦寒之品以滅火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正此謂也。如燈燭火亦陰火也。須以膏油養之。不得離一滴寒水。得水則滅矣。獨有天上火入於人身如六氣溫熱之病。及傷熱中腸之疾。可以涼水澀之。可以苦寒解之。其餘爐中火者。乃灰土中無焰之火。得水則熄。見澤則滅。須以灰培實以溫燼。人身脾土中火。以甘溫養其火。而火自退。經曰。勞者溫之。損者溫之。甘能除大熱。溫能除大熱。此之謂也。又室中之火。附於木中。以常有坎水滋養。故火不外見。惟乾柴生火。

燎原可以止遏。力窮方止。人身肝火內熾。鬱悶煩躁。須以辛涼之品發達之。經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使之得遂。其炎上之性。若以寒藥下之。則愈鬱矣。熱藥投之。則愈熾矣。金中火者。凡山中金銀之礦。或五金埋瘞之處。夜必有光。此金鬱土中而不得發越。故有光輝於外。人身皮毛竅中。自覺鍼刺蚊咬及巔頂如火炎者。此肺金氣虛。火乘虛而現。肺主皮毛故也。東方木實。因西方金虛也。補北方之水。卽所以瀉南方之火。雖曰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無餘蘊矣。

○藏府雖皆有火。總不離於君相。蓋君火爲陽火。可
以直折。相火爲龍火。僅可溫順。導之歸源。又何患乎。
今人率以知槩治相火。殊不知相火寄在肝腎之間。
乃水中之火。龍雷之火也。若用苦寒。則龍雷之火愈
發矣。龍雷之火。每當濃陰驟雨之時。火焰愈熾。其勢
誠不可遏。惟太陽一照。火自消滅。此得水則熾。得火
則滅之一驗也。惟八味丸桂附與火同氣。直入腎中。
據其窟宅而招之。同氣相求。相火安得不引之歸源。
耶。且人身豈可一刻無火。譬之元宵之燈。山走馬燈。

拜者舞者飛者走者無一不具其中間惟是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熄則寂然不動。而拜舞飛走之軀殼未嘗不存也。是以老人以火爲用而少年惟恐多火。高年惟恐無火。無火則運化艱而易衰。有火則精神健而難老。是火者老人性命之根。未可以水輕折也。昔賢治喉乾謂八味丸爲聖藥。譬之釜底加薪。則釜中津氣上騰。理則然矣。可見下虛者不但真陰虛。究竟真陽亦虛耳。命門之火乃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離也。火之有餘緣真水之不足也。毫

不敢去火只補水以配火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火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也亦不必瀉水就於水中補火益火之源以消陰翳

診。石頑曰按脈法云浮而洪大爲虛火沉而實大爲實火其說似是而實紕繆火性熾烈抑之則空雖有虛實之分絕無沉實之脈詳內經二火五火之說無不本諸三焦三焦配合心主代心司化育之令卽謂之君而命門獨操其權故謂之相若相火妄臨五位則爲五志之火其實氣之亢初無彼此但以洪

盛滿指者爲實火或炎膈上卽爲心肺之火或迫中
宮卽爲脾胃之火或結下焦卽爲小腸膀胱之火分
其部位以推之隨其微甚而調之若弦細而數按之
益堅爲少火氣衰而見肝腎真脈非火使然夫下焦
之火龍火也水盛則蟄藏不見其脈自平今弦細且
數乃冰雪陰凌之象虛勞見此最爲劇候或反虛大
數疾爲食氣之火耗竭真陰虛陽飛越之兆久病得
此百不一生惟暴脫元氣者猶可峻補以斂固之大
抵火證之脈但有虛大按之必空斷無實大之理其

火鬱中焦惡寒戰慄則有六脈小匿者此火氣鬱伏
灰燼不得發光舒燭反兼寒水勝已之化也熱結胃
口欬吐結痰亦有寸口滑實者熱遺下焦淋瀝溺痛
多有尺內洪滑者皆胃中溼濁上逆下滲之候終與
火無預也當知火盛之脈浮取雖洪盛滑疾中按則
輒澀不堅重按則豁然中空尋之脈見指傍舉指滿
清然如輻刀刮竹之狀方是無形之火象若中宮有
物阻礙則關上屈曲而出關上有痰凝滯則寸口屈
曲而上總謂之鈎如無阻礙則無屈曲之象矣若洪

盛而中按重按益實。指下累累如循貫珠。薏苡子狀者。皆有形之浮熱。蘊積於經脈之中。不當於火門求治也。

東垣治一人傷寒。目赤而煩渴。脈息七八至。按之不鼓。擊經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陰盛格陽於外。非熱也。與葛附之劑。汗出而愈。按此與海藏治狂言發斑。身熱脈沉細陰證。例同。

丹溪治一婦患心中如火燒。一燒便入小腸。急去小便。大便隨時亦出。脈滑數。此相火送入小腸。以

四物加苓連蘇香木通四劑三年之患頓愈

石頑治太史張弘選精氣下脫虛火上逆怔忡失
血證診其右關氣口獨顯弦象左尺稍嫌微數餘
皆微細搏指明係陰火內伏之象診後乃尊唯一
詳述病情云自去冬勞心太過精氣滑脫加以怵
惕恐懼怔忡驚悸不寧都門之醫峻用人參桂附
至歲底稍可交春復劇如前遂乞假歸吳吳門諸
醫咸效川參附導火歸源固斂精氣之藥畧無一
驗轉覺委頓異常稍稍用心則心系牽引掣痛痛

連脊骨對心處。或時痛引膺脇。或時顛頂如掀。或時臂股手足指甲皆隱隱作痛。怔忡之狀如確杵。如牽繩。如簾物。如綳絹。如以竹擊空。控引頭中。如失腦髓之狀。夢中嘗自作文。覺時成篇可記。達旦倦怠。睡去便欲失精。精去則神竅如飛越之狀。觀其氣色鮮澤。言談豐贍。總屬真元下脫。虛陽上擾之候。細推脈證。始先雖屬陽氣虛脫。而過餌辛溫峻補之劑。致陽暴亢。而反耗真陰。當此急宜轉關。以救垂絕之陰。庶可挽回前過。爲疏二方。煎用保。

元合四君丸用六味合生脈服及兩月後諸證稍平但倦怠力微因自檢方書得補中益氣湯爲夏月常用之劑於中加入桂附二味一服卽喉痛聲痛復邀診候見其面顏精采而聲音忽瘖莫解其故詢之乃尊知爲升柴桂附升動虛陽所致卽以前方倍生脈服之半月後聲音漸復日漸向安但起居調攝殊費周折衣被過暖便咽乾痰結稍涼則背微畏寒或暖熱飲則周身大汗怔忡走精此皆宿昔過用桂附餘熱內伏而尋出路也適有石

門董載臣謂其伏火未清非苓連不能解散時值
嘉平不敢輕用苦寒仲春載臣復至坐俟進藥可
保萬全服數劑形神爽朗是後堅心服之至初夏
反覺精神散亂氣不收攝乃盡出從前所服之方
就正於予予謂桂附陽藥火毒之性力能上升得
參以濡之故可久伏下焦與龍潛水底不異若究
其源惟滋腎丸一方爲之正治但旣經苓連折之
於上豈堪復受知燄侵伐於下乎從頭打等自春
徂夏不離苦寒苦先入心必從火化何敢乘川肉

桂引動虛陽發其潛伏之性哉。端本澄源仍不出六味合生脈經。歲常服不特壯水制陽兼得金水相生之妙用。何憚桂附之餘毒不化耶。

傷飲食

內經云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實。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滿也。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

經言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府。又曰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此乃混言之也。分之爲二飲也。食也飲者水也。因而大飲則氣逆形

寒飲冷則傷肺肺病則爲喘欬爲腫滿爲水瀉輕則發汗利小便上下分消其溼如重而蓄積爲滿者利下之食者物也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爲痔又飽食勞力傷太陰厥陰則氣口滑大於人迎兩倍三倍或嘔吐痞滿或下利腸澼當分寒熱輕重治之輕則內消重則除下亦有宜吐者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也然不可過劑過則反傷脾胃蓋先飲食自傷加之藥過脾胃復傷而氣不能化食愈難消矣

趙養葵云今方家治傷飲食者以平胃散爲主出入

增減以爲脾胃之準。繩平胃者。胃中有高阜。則使平之一平卽止。不可過劑。過劑則平地反成坎矣。而枳朮丸尤勝。今人以此丸爲補脾藥。朝服暮餌。更有益之。橘半香砂者。則又甚矣。至若山查神麴麥芽三味。舉世所常用者。蓋山楂能化肉積。產婦兒枕痛者。用炒黑山楂砂糖水煎服。兒枕立化。其性消積破血。豈可輕用。麴蘖者。以米與水在甕缸中。必藉麴以釀成酒。必藉蘖以釀成糖。脾胃在人身。非甕缸比。原有化食之能。今食不化者。其所能者病也。只補助其能而

食自化何必用此消尅之藥哉。大凡元氣完固之人，多食不傷。過時不饑。若人先因本氣不足，致令飲食有傷。前藥一用，飲食雖消，但脾胃既已受傷，而復經此一番消化，愈虛其虛矣。明後日食復不化，猶謂前藥已効。藥力欠多，湯丸並進，展轉相害，羸瘦日增，良可悲哉。

東垣論飲食勞倦爲內傷不足之證。而王安道又分飲食傷爲有餘。法當消導。東垣自有枳朮丸等方。勞倦傷爲不足，專立補中益氣湯，主治其傷食之證。胸

膈痞悶吐逆。酸噫敗卵臭。畏食頭疼發熱惡寒。病似傷寒。但氣口脈大於人迎。身不痛耳宜。豁痰運脾。二陳加枳朮麴蘖山楂香附之類。挾氣脈沉加木香青皮。停食感冒芎蘇散加消導一二味。食滯中宮胸膈痞悶。變氣發熱頭痛。有類外感。藿香正氣散。若七八日不大便。口乾煩躁。臍上硬痛。枳實導滯丸。因憂氣食溼麴結於中脘。發熱腹皮底微痛。心下痞滿。不思飲食。食之不化。常常痞氣。木香化滯湯。食積痞滿消瘦發熱。保和丸。虛加白朮二兩。名大安丸。

調理之。食滯心下初起不可驟用苦寒必兼辛散。二陳平胃消導之。及枳實白朮青皮陳皮山楂麴蘖之類。以食得寒則凝得熱則腐也。日久成積發熱者。加薑汁炒川連連翹之屬清利之。若已成糟粕日久生熱燥結不行。方可用承氣輩攻下之。如冷物停滯作吐。二陳加炮薑白豆蔻蒼朮厚朴神麴藿香之類。其則廣茂巴豆之屬。若冷食停蓄心腹暴痛作脹。當用紅丸子備急丸溫下之。痰飲結聚殺不得入冷痰宿食在上脘者。用白散湧吐之。痰食已消中焦未和。

不思飲食。或吐或瀉。倦怠面黃。按之心下軟。脾胃受傷也。六君子加木香砂仁。燥渴用七味白朮散。老人虛人易於傷食。或膨脹痞悶。或腹滿作瀉。當消補兼施。宜九味資生丸。常常服之。若口淡思食。而見食不甘。食過則厭。兼惡心胸膈不快。胃虛挾痰飲也。六君子加枳實香砂。若不思飲食。食不尅化。食後反飽。脾虛不能健運也。枳實理中丸。病後飲食不調。中脘隱隱作痛。有時得食。則已有時得食。轉加此胃中火燎作痛。得食以壓其勢。故痛少安。若飲食稍過。氣

不能運轉其食故痛轉加連理湯加沉香

靈樞云夫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實更虛其氣乃居若醉飽過度或感風寒或著氣膈以致填塞胸中胃氣不行忽然厥逆昏迷口不能言肢不能舉此名食厥若誤作中風中氣治之必死宜煎薑鹽湯探吐之風寒者藿香正氣散氣滯者八味順氣散吐後別無他證只以蒼朮白朮陳皮厚朴甘草之類調之如遇此卒暴之病必須審問明白或方食醉飽或飲食過傷但覺胸膈痞悶痰涎壅塞氣口脈緊盛者宜

作食滯治之

傷諸肉食用草菓山杏挾外感風寒山查須用薑汁炒黑則不酸寒收斂兼能破血和傷消導食積更速。傷麪食炒萊菔子傷筋攪子等物諸藥不能消化俱用本物拌綠礬燒灰砂糖酒下二三服効。傷糯米粉食炒酒藥或酒麴砂糖調淡薑湯服。傷素粉用杏仁炒黑研如脂砂糖拌薑湯服。傷生冷菓菜宜木香砂仁炮薑肉桂。傷蟹腹痛者丁香紫蘇生薑。傷蛋滿悶薑汁蒜泥。傷肉生魚鱸必用生

薑草果炮黑山查積久生熱。乾噫氣。二陳加薑汁炒川連及消導藥。

傷酒。經曰。因而大飲。則氣逆。酒入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若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熱過於身。內熱而溺赤也。

東垣云。酒者大熱有毒。氣味俱陽。乃無形之物也。若傷之。止當發散。汗出則愈。其次莫如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澤。今之病酒者。或以雄黃巴豆蠟梢大熱之。

藥下之。或用牽牛、大黃、甘遂、大寒之藥下之，是無形元氣受病。反下有形陰血，則真水愈弱，陽毒太旺，反增陰火。是以元氣消燦，折人長命。患此者，不得已用葛花解醒湯，或五苓散，加人參、草豆蔻，傷酒食積發熱者，麴蘖丸。腹滿虛脹，合場氣丸。不應神保丸。酒癥丸，竝加酒炒黃連。胃氣虛者，上法俱不可用。惟獨參湯助其胃氣，立蘇神驗。

喻嘉言曰：夫酒者清冽之物，不隨濁穢下行，惟喜滲入者也。滲入之區，先從胃入膽，膽爲清淨之府，同氣

相求然膽之攝受無幾其次從胃入腸膀胱滲之化溺爲多逮至化溺則所存者酒之餘質其烈性惟膽獨當之每見善飲者必淺斟緩酌以俟腹中之滲若連飛數觥則傾囊而出耳靈樞云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其氣慄悍入於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於胸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同比於勇士氣衰則悔名曰酒悖蓋膽之府原無輸瀉善飲者膽之熱恆移於腦則爲鼻淵或頭間多汗腦熱大泄或注於腸則大便時澀澀熱下泄俱不爲大患也如膽之熱汁滿而

溢出於外。以漸滲於經絡。則身目皆黃。爲酒痺之病。以滲而出也。轉驅而納諸膀胱。從溺道而消也。診。氣口脈浮大。按之反濇者。有宿食也。脈數而滑者。有宿食也。脈遲而滑者。宿食作脹也。氣口脈沉緊而細。冷食傷食。停滯胃中。溫消而下之。氣口脈沉緊而細。冷食傷脾。溫補兼消之。兩手脈皆模糊不清。此宿食結滯胃氣不行。急下奪之。傷食脈有滑濇之異。脾虛不能鼓運。胃虛不能熟腐。故其脈不滑而濇。濇甚則模糊不清矣。若人迎緊盛而氣口滑者。停食感冒也。

許叔微治一酒客感冒風寒。倦怠不思飲食。已半
月矣。睡後發熱。遍身疼如被杖。微惡寒。六脈浮大。
按之豁然。作極虛受寒治之。用六君子加黃耆當
歸葛根大劑與之。五服後遍身汗出如雨。得睡諸
證悉平。

江南仲治一人。冬月覆舟。盡力救貨。忍饑行五十
里。遇族人。縱飲青樓。遂發熱。四肢如火。左脇一點
疼痛。小便赤濇。五日不更衣。醫作傷食治。不効。脈
弦數無力。氣口倍於人迎。此醉飽竭力傷肝所致。

內經所謂數醉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熱遍於身內熱故溺赤酒氣慄悍腎氣日衰陽氣勝故手足爲之熱也與四君子加神麴枳殼白芥子二服熱退調理而愈

石頑治幼科汪五符夏月傷食嘔吐發熱顫脹自利黃水遍體肌肉捫之如刺六脈模糊指下尋之似有如無足脛不溫自認陰寒而服五積散一服其熱愈熾昏卧不省第三日自利不止而時常譫

語至夜尤甚。乃舅葉陽生以爲傷暑而與香薷飲。遂頭面汗出如蒸。喘促不寧。足冷下逆。歙醫程郊倩以其證大熱而脈息模糊。按之殊不可得。以爲陽欲脫亡之候。欲猛進人參附子。雲間沈明生以爲陰證。斷無汗出如蒸之理。脈雖虛而證大熱。當用人參白虎。爭持未決。取證於右頤。診其六脈。雖皆濡弱模糊。而心下按之大痛。舌上灰刺如芒。乃食鹽中宮。不能鼓運其脈。往往多此。當與涼膈散下之。諸醫正欲藉此脫手。聽余用藥。一下而神思

大清脈息頓起。當知傷食之脈。雖當氣口滑盛。若
屢傷不已。每致濇數模糊。乃脾不消運之兆也。此
證設非下奪。而與參附助其壯熱。頃刻立斃。可不
詳慎而妄爲施治乎。

又診葉新字停食感冒。而兩寸關皆濇數模糊。兩
尺皆沉弦。而按之益堅。雖其人尚能行走。而脈少
冲和。此必向有陳氣在少腹。詢之果患寒疝數年。
因緩辭不。便用藥。是夜卽腹暴滿而逝。門人問曰。
葉子偶抱小恙。何以知其必死。而辭之曰。凡人胃

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實更虛其氣乃居今胸
有礙而腹有積上下俱困能保其不交攻爲患乎
當知厥痛入腹脚氣冲心等疾皆是陰邪搏結鬱
積既久則挾陰火之勢而上升若胸中陽氣有權
則陰邪仍歸陰位而止今胸中先爲宿食填塞腹
中陳氣不逆則已逆則上下俱滿正氣無容身之
地往往有暴絕之虞所以不便利藥實未知其卽
死也故凡診六部中病脈有不相應處卽當審其
有無宿病不可輕忽以招譏謗也

癸卯元夕周徐二子過石頑齋頭縱飲次日皆病
酒不能起欲得葛花湯解醒余曰東垣葛花解醒
湯雖爲傷酒專劑然人稟氣各有不同周子縱飲
則面熱多渴此酒氣皆行陽明肌肉之分多渴知
熱傷胃氣豈可重令開泄以耗津液與四君子湯
去甘草加藿香木香煨葛根澤瀉下咽卽蘇徐子
久患精滑飲則面色愈青此素常肝膽用事腎氣
并傷酒氣皆行筋骨所以不上潮於面葛花胃藥
用之何益與五苓散加人參倍肉桂服後食頃洩

便如皂角汁而安

勞倦

經曰飲食不節起居不時陰受之陰受之則入六腑身熱不時卧上爲喘呼。陰虛生內熱者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而胃氣熱熱氣薰胸中故內熱陽盛則外熱者因上焦不通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玄府不通衛氣不得發泄故外熱。勞則喘且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矣。

東垣云夫喜怒不節起居不時有所勞倦皆損其氣氣衰則火旺火旺則乘其脾土脾主四肢故困熱無

氣以動。懶於語言動作。喘乏。表熱自汗。心煩不安。經
言勞者溫之。夫勞之爲病。其脈浮大。手足煩熱。春夏
劇。秋冬差。以黃耆建中湯治之。人受水穀之氣以生。
所謂清氣營氣。運氣衛氣。春升之氣。皆胃氣之別名。
也。夫胃爲水穀之海。脾胃氣虛。則下溜。肝腎陰火得
以乘其土位。故脾病始得。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脈
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其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
若陰火上衝。則氣高而喘。煩熱爲頭痛。爲渴。而脈洪。
脾胃之氣下溜。使穀氣不得升浮。是春升之氣不行。

而無陽以護其營衛使不任風寒乃生寒熱此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然與外感風寒之證頗同而實異內傷脾胃乃傷其氣外感風寒乃傷其形傷其外則有餘有餘者瀉之傷其內則不足不足者補之汗之下之吐之剋之之類皆瀉也溫之和之調之養之之類皆補也內傷不足之病苟誤認作有餘之證而反瀉之則虛其虛也惟當以辛甘溫劑補其中而升其陽甘寒以瀉其火則愈矣以陽氣下陷故用味薄氣清之品若升麻柴胡之類舉而揚之使地道左旋

升於九天之上。倘陰氣不降者。用黃檗澤瀉之類。抑而降之。使天道右遷而入於九地之下。此東垣補中益氣爲萬世無窮之利。不必降也。清升濁自降矣。血中伏火。日漸煎蒸。如氣浮心亂。硃砂安神丸鎮固之。以手捫之。而肌表熱者。表證也。只服補中益氣湯。一二服得微汗。則已。非正發汗。乃陰陽氣和。自然汗出也。如腹中痛惡寒而脈弦者。是木來剋土也。小建中湯如脈沉結。腹中痛。理中湯如脈微。體中節痛。腹脹。口利。水穀不化。是溼勝也。平胃散燥。吐之。脇下結急。

加柴胡、臍下急、加肉桂、身體疼重者，溼也。合五苓散。如風溼相搏，一身盡痛，加羌活、藁本、升麻、蒼朮，勿用五苓散。所以然者，爲風藥已能勝溼，別作一服與之。○內傷有虛實之分。如飲食失節，勞役所傷，發熱自汗，倦怠乏力，乃虛中之證，應補益中和之劑調治。無施解表。若飲食過飽，乃虛中之實，爲其所傷，飲食積滯不消，以致心胸痞悶，仍發寒熱，惡心惡食，須用消導之劑，俟其消，尅心胸舒泰，仍用益脾之藥，使無重虛。元氣有宿食不消，日哺熱氣實者，下之亦要詳審，無

過妄利故虛人飲食所傷及外感暴病新愈之後皆當用六君子理胃爲主。內傷勞倦及久病之後用補中益氣理脾爲主。理脾則百病不生，不理脾則諸病續起。久之仍入於胃也。

內外傷辨。人迎脈大於氣口爲外感，氣口脈大於人迎爲內傷。外則寒熱俱作而無間，內則寒熱間作而不齊。外感惡寒雖近火不除，內傷惡寒得暖則解。外感惡風乃不禁一切風寒，內傷惡風却惡門隙中賊風。外感證顯在鼻，故氣息不利而氣擁有力，雖不

能食而不惡食。內傷證顯在口。故口不知味。而腹中不和。怯弱妨食。惡聞食氣。外感則邪氣有餘。發言壯厲。先輕而後重。內傷則元氣不足。出言懶怯。先重而後輕。外感頭痛。常常而痛。多見於腦後額上。以及遍身肢體腰脊筋骨。攣痛。內傷頭痛。時作時止。不離兩太陽額顱。多兼肩背胸脇腰腿骨節痠疼。外感則手背熱而手心不熱。內傷則手心熱而手背不熱。外感小便赤濇而痛。終日難得。內傷小便黃赤。必短而頻。外感燥結。則發熱腹中硬痛。內傷秘濇。則虛坐常見。

些少白膿外感胸腹結痛則痛不可按內傷有時胃
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外感則手足動搖煩擾不寧
內傷則四肢不收倦怠嗜卧東垣辨法如此然或二
者兼病則其脈必並見而難辨尤宜細心求之若內
證多者則內傷重而外感輕宜補養而兼散邪補中
益氣加羌活若外感多者則外感重而內傷輕宜和
營而邪自解黃著建中加當歸

內傷始爲熱中病似外感陽證○頭痛大作氣高而
喘身熱而煩上氣鼻息不調四肢困倦不收無氣以

動無氣以言或煩躁悶亂心煩不安或渴或不渴心
火上炎尅肺經則渴血脈中有滯則不渴或表虛不
任風寒日不欲開日不知味氣口脈大於人迎兩三
倍但急大而時見一代此內顯脾氣不續之脈也補
中益氣湯若有宿食則右關獨沉而滑枳朮丸
內傷未傳寒中病似外感陰證○腹脹胃脘當臍痛
四肢與兩脇拘急膈噎不通或涎唾或清涕或多渴
足下痛不能任身履地骨之無力喜唾兩丸多冷陰
陰作痛或妄見鬼狀腰背肩胛脊脊皆病不渴不渴

脈盛大以濇名曰寒中。宜枳實理中加附子。肉桂益
智草豆蔻兼腎藏火衰而黑足寒小便不利者八味
丸加鹿茸五味子。

內傷似外感。陽明中熱證。○有天氣大熱時。勞役得
病。與陽明傷熱白虎湯證相似。此脾胃大虛。元氣不
足之證。因饑困勞役之後。肌熱躁悶。煩渴引飲。口鼻
氣從口赤面紅。惡熱晝夜不息。脈大而虛。重按全無。
經曰。脈虛則血虛。血虛則發熱。誤服白虎必危。當歸
補血湯。

內傷似外感惡風寒證。○有因勞役辛苦腎中陰火沸騰後因脫衣或沐浴歎息於陰涼處其陰火不行還歸皮膚腠理極虛無陽被風與陰涼所遏以此表虛不任風寒與外感惡風相似其證少氣短促嬾於言語困弱無力不可同外感治。補中益氣加紫蘇羌活甚者加桂枝最當。

勞倦所傷虛中有寒。○脾胃虛弱不能運化致寒物冷痰膠固於中焦時時痞悶不覺饑飽其脈雖弦而按之不鼓當溫暖以助脾健運清理中宮理中丸若

臍下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吐多者。氣上壅也。去
朮加生薑。下多者。氣泄而不收也。還用朮。悸者。飲聚
也。加桂。苓渴欲飲水者。津液不足也。信用朮。腹中痛
者。信人參。寒多倍乾薑。腹滿者。去朮加附子。

勞倦所傷。虛中有熱。○饑飽勞役。損傷脾胃。元氣不
足之人。其脈多弦。或洪緩。按之無力。中時一濇。其證
身體沉重。四肢困倦。百節煩疼。胸滿短氣。膈咽不通。
心煩不安。耳鳴耳鳴。目熱如火。視物昏花。口中沫沫。
飲食失味。忽肥忽瘦。怠惰嗜卧。面色變赤。或清利而

數或上飲下便或時餐泄腹中虛痛不思飲食調中
益氣湯如時顯熱躁是下元真火蒸蒸然發也加生
地黃漿如大使虛坐不得或大便秘而不了腹中常
逼迫氣血虛滿也倍歸身如無已上證只服黃耆人
參甘草橘皮柴胡升麻蒼朮酒黃蘗○飲食不節勞
倦所傷腹脇滿悶短氣遇春則口淡無味遇夏雖熱
猶有惡寒饑則常如飽不喜食冷物升陽順氣湯○
勞倦所傷寒溫不適身熱頭疼自汗惡寒脈微而弱
黃耆建中湯○饑飽勞役胃氣不足脾氣下溜氣短

無力不時寒熱。早飯後轉增昏悶。須要眠睡。怠惰嗜
卧。四肢不收。懶倦動作。五心煩熱。先服升陽補氣湯。
二三劑後。服補中益氣湯。脾胃虛弱。喘促少氣。衄血
吐血。門冬清肺飲。

脾胃之氣俱病。似痿弱證。○脾胃虛則怠惰嗜卧。四
肢不收。時值秋燥。令行溼熱少退。體重節痛。口乾舌
燥。飲食無味。不欲食。食不消。大便不調。小便頻數。兼
肺病澀澀惡寒。慘慘不樂。面色枯槁。不和。乃陽氣不伸
故也。升陽益胃湯。

王安道曰經云陰虛生內熱奈何曰有所勞倦形氣
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蒸
胸中故內熱嗟夫此內傷之說之原乎夫人身之陰
陽有以表裏言者有以上下之分言者有以氣血言
者有以身前身後言者有以藏府言者有以升降呼
吸之氣言者餘如動靜語默起居之類甚多不必悉
舉此所謂陰虛之陰其所指與數者皆不同蓋勞動
太過則陽氣皆亢極而化爲火矣況水穀之氣又少
入故陽愈甚而陰愈衰此陰虛之陰蓋指身中之陰

氣與水穀之味耳。或以下焦陰陽爲言。或以腎水真陰爲言。皆非也。夫有所勞役者。過動屬火也。形氣衰少者。壯火食氣也。穀氣不盛者。勞傷元氣則少食而氣衰也。上焦不行者。清陽不升也。下脘不通者。濁陰不降也。夫胃受水穀。故清陽升而濁陰降。以傳化出入滋榮一身也。今胃不能納而穀氣衰少。則清無升而濁無降矣。故曰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然非謂絕不通也。但比之平常無病時。則謂之不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則鬱矣。鬱則火生。火盛壯火而胃虛。

上焦下脘兩者之間故胃氣熱則上炎薰胸中而爲
內熱也東垣所言正與經旨相合固宜引此段經文
於內外傷辨以爲之主乃反不引此却謂火乘上位
此不能無疑者也又經曰勞者溫之溫者養也東垣
以爲溫涼之溫謂用溫藥以補元氣而瀉火邪又改
損者益之爲損者溫之又以溫能除大熱爲內經所
云而備考內經並無此語亦不能無疑者也然溫藥
之補元氣瀉火邪者亦惟氣溫而味甘者斯可矣蓋
溫能益氣甘能助脾而緩火故元氣復而火邪息也

夫宜用溫藥以爲內傷不足之治則可以爲勞者溫之之註則不可苟以補之除之抑之舉之散之等說比類而觀則其義自著矣

陸麗京曰內傷之原有三曰勞役傷脾曰饑飽傷胃曰負重傷血三者虛實懸殊所謂勞役傷脾者證必發熱頭痛惡風畏食自汗喘乏脈必氣口虛大半皆未損勞役人多此東垣補中益氣證也饑飽傷胃者證必黃腫痞滿喘嗽惡食發熱身疼脈必氣口粗大藜藿勞苦人多此平胃散加柴胡負重傷血者在胃

口則欬嘔血腥痞滿少食。膈間隱隱刺痛。脈必氣口見弦。飽食奔馳人多。此犀角地黃湯加酒大黃。稍奪其勢。卽當因病制宜。餘積不攻而去矣。

周慎齋云。內傷左脈常細而濇。右脈多浮而大。陽氣下陷不能生陰。故血枯而左脈細濇。脾胃虧損不能生金。故氣虛而右脈浮大。○內傷寸口大於尺。內此陽盛脈也。保元加歸芍引下。則大脈去而陽氣亦內收也。此從陽引陰之法。○肝脈細。餘脈和緩。補中加枸杞以枸杞補肝血故也。○脈氣不足。用四君子脈

氣有餘用平胃散。有餘則瀉。不足則補。五藏皆然。○
病重藥宜輕緩。劑宜減小。只以固中劑三四味。以俟
胃氣之復。○脾氣虛而脈弦者。服補中益氣湯。後必
發瘧。脾氣虛而淫勝。服補中益氣湯。後必患痢。此邪
尋出路。仍服前湯自愈。○清陽下陷。陰火上升。若用
寒藥。則陽愈陷。火愈熾。火尋出竅。虛者受之。或目痛。
或耳聾。或齒痛。從其虛而散也。○脾脈謬大。須防作
瀉。虛陽作瀉。遇此脈必難愈。○凡胸前作脹痛者。皆
陽氣不達於胸陰。氣壅寒故也。蓋陽則氣化。通達陰。

則痰凝氣滯。○清陽下陷。陰火上升。則爲氣逆。濁氣凝滯。則爲痰厥。所謂脾氣下溜。乘於腎肝。而成痰厥。氣逆之漸也。○脾氣上升。則爲清陽下行。則爲邪氣。○內傷中虛。表熱。或潮熱。自汗。補中。正方。表熱加羌防。腹中滿。加附子。中氣不和。加青皮。神翅。間用八珍。調理氣血俱虛。十全大補。陰虛火動。脈洪大而不作。瀉六味丸。惡寒八味丸。腹痛少食。理中丸。作瀉六味。去熟地。加遠志。沉香。砂仁。不應。加補骨脂。肉豆蔻。倘病顛倒難明。必從脾胃調理。○凡用補中。病熱已退。

升柴不可用也。若大便燥結，小便不利，或平常見此證，此清氣下陷，補中雖數貼無妨。如熱甚不去者，甘草少故也。如用補中汗少，肺氣不開，加用黃耆。汗多裏氣不守，加用人參。熱不退，加用甘草。臍以下無汗，加酒黃蘗三分。渾身拘急作脹，係風寒，宜加羌防。但作脹不拘急，爲內寒，宜加附子。內傷大便閉者，補中加蘇子、枳殼、杏仁。小便不利，加牛膝。汗多加白芍。減升麻。口乾加煨葛根。五味子無汗，加用升麻。久病而熱不退，氣短促，用保元、升陽、燥加當歸、白芍。

麥冬五味。大便欲去而不去。或着而不出。爲氣虛。
了而不了。爲血虛。俱宜補中氣。虛加用人參。血虛加
用當歸。裏急後重。初起皆屬於熱。日久作陽氣虛陷。
治之前湯加用升柴。內傷久而不愈。潮熱微汗。欬
嗽。不思飲食。補中加乾薑五味。自愈。不必理痰。治嗽
止。氣足則痰嗽自除矣。凡用補中下體痿軟。或虛
弱者。不可用。當與八味丸。凡內傷作瀉。藏附子於
白朮中。令其守中以止瀉也。表熱藏附子於黃耆中。
欲其走表以助陽也。凡內傷調理脾胃。必用羌活。

散其肝邪此爲正治。○內傷用補中十餘劑而無汗及汗不至足者難治。然亦有服至二三十劑而汗出者。若服後遍身疼痛者亦難治。○氣虛作脹而脈虛用補中等和中藥。脈反有力者不治。○內傷寒熱間作氣血兩虛。一不宜頭痛。二不宜便秘。三不宜絕穀。瀉利三者皆難治。○凡內傷誤用竹葉石膏須防失血。過二十日必有反覆。誤服黃檗知母等藥須防泄瀉嘔吐二三日便見。○內傷身無大熱頭不甚疼胸膈飽悶大便不通庸醫下之而閉閉而復下下而不

愈陽已將去或遍身疼痛不能轉動腹脹內有積血
雖神氣清爽飲食可進亦不能治。或問素有病人
遇勞役動作反覺精神強健何也曰此陰火沸騰扶
助於內不覺元氣之不足也若靜養調適反覺神倦
氣弱此陰火已退陽無以復本相透露故也

診。氣口脈大而虛者爲內傷於氣氣口脈大而時
頸一濇者爲內傷於血氣口脈大而濇人迎及尺弦
者爲醉飽入房肝脾氣血俱傷人迎脈弦而數者爲
瘀血氣口脈滑而實者爲宿食也

汪石山治一人形長而瘦色白而脆年三十餘得
奇疾遍身淫淫如蟲行從左腳腿起漸次而上至
頭復下至右腳自覺蟲行有聲之狀醫多不識爲
何病汪診其脈浮小而滿按之不足兼察形視色
知其爲虛仲景云身如蟲行汗多亡陽也遂用補
中益氣倍參朮加酒炒黃蘗五分服至二十餘劑
而愈

虛損

傳屏

素問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愜然脈虛者不象陰也此滑則生澀則死也○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金匱云勞之爲病其脈浮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差陰寒精自出痠削不能行

其脈大者勞傷陽氣也手足煩者脾主四肢也春

夏陽氣升騰而陰火僭逆故劇秋冬陰氣收藏而
虛陽斂遏故瘥皆勞傷元氣之證下言陰寒精自
出瘦削不能行此則勞傷精氣腎肝失職之候也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芤遲
爲清穀亡血失精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
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

脈虛芤遲者亡血失精本虛之脈也芤動微緊者
本虛中伏有微邪肝氣內動所以魂夢不寧也夫
亡血失精皆虛勞內因之證舉世皆用滋補血氣

之藥而仲景獨舉桂枝湯其義何居蓋人身之氣血全賴後天水穀以資生水穀入胃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氣不營則上熱而血溢衛氣不衛則下寒而精亡是以調和營衛爲主營衛和則三焦各司其職而火自歸根熱者不熱寒者不寒水穀之精微輸化而精血之源有賴矣以其亡脫旣慣恐下焦虛滑不禁乃加龍骨牡蠣以固歛之蓋龍骨入肝歛魂牡蠣入腎固精皆收歛精魂之品後世鮮有用之者每每疑其止瀉而非之殊不知二

味入於石脂鐘乳已戟從蓉金櫻益智之類則爲
劫劑入於桂枝湯中則爲固本封藏之本藥也至
於虛勞失精悸衄腹痛煩熱口燥則於本方加膠
飴爲小建中虛勞裏急爲營衛枯槁更加黃耆爲
一黃耆建中此皆後天不足所致故以調和營衛爲
主治也後人專用滋陰降火誤治遺害未至於劇
者用此悉能挽回若夫先天腎虛致病者又當八
味腎氣丸其虛煩不得眠主以酸棗湯內有乾血
主以大黃蠱蟲丸已上諸治除酸棗湯外後世皆

所切禁。非特不敢効用。亦無齒及之者。良可慨夫。
虛勞裏急悸。胸腹中痛。夢失精。四肢痠疼。手足煩熱。
咽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

虛勞裏急諸不足。黃耆建中湯主之。

上條言虛勞失精而裏急腹痛煩熱悸。明係陽
氣內奪之候。故用小建中以和之。下條言虛勞裏
急諸不足。較上條虛證更劇。故於前方更加黃耆
以大補衛中陽氣也。按虛勞而至於亡血失精。
消耗津液。枯槁四出。難爲力矣。內經於鍼藥莫制。

者調以甘藥。金匱遵之而用小建中湯。蓋建中湯以急建其中氣。俾飲食增而津液旺也。後人樂令建中並用前胡細辛以退表熱。十四味建中兼用熟附茯苓以補下虛。均失建中之義。

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腎氣丸主之。詳虛勞腰痛。少腹拘急。純屬腎肝虛寒無疑。而小便不利一證。又似虛中有熱。豈桂附所宜用乎。殊不知肝既失其疎泄之權。腎亦傷其生發之氣。水道自難流利。故以八味腎氣之桂附以導火歸源。

設非辛溫蒸其至極之陽則沉泣有加無已乃於
補陰藥中稍加陽藥使陰陽適均無偏勝之虞斯
其所以爲至治也。

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薯蕷丸主之。

按薯蕷丸專主表邪不解誤用涼藥傷犯肺胃自
上而下之虛勞若房勞傷精鬱火傷神自下而上
由中所發之證咸非所宜其立方全以桂枝湯和
營散邪合理中丸兼理藥誤君以薯蕷大理脾肺
毫不及乎補益腎肝腎門法律以爲虛勞不足最

易生風生氣殊失金匱立方本旨

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湯主之

虛煩者肝虛而火氣乘之也故特取棗仁以安肝
膽爲主畧加芍藥調血以養肝茯苓甘草培土以
榮木知母降火以除煩此平調土木之劑也

五勞虛極羸瘦腹滿不能飲食食傷憂傷飲傷房室
傷饑傷勞傷經絡營衛氣傷內有乾血肌膚甲錯面
目黧黑緩中補虛大黃蠱蟲丸主之

舉世皆以參耆歸地等爲補虛仲景獨以大黃廬

蟲等補虛苟非神聖不能行是法也夫五勞七傷多緣勞動不節氣血凝滯鬱積生熱致傷其陰世俗所稱乾血勞是也所以仲景乘其元氣未漓先用大黃廬蟲水蛭蠱蟲蟻螬等蠕動噉血之物佐以乾漆生地菟杏仁行去其血畧兼甘草芍藥以緩中補虛黃芩以開通熱鬱酒服以行藥勢待乾血行盡然後純行緩中補虛收功其授陳大六百勞丸一方亦以大黃廬蟲水蛭蠱蟲爲主於中除去乾漆蟻螬桃杏仁而加當歸麝香沒藥以散血

結卽用人參以緩中補虛兼助藥力以攻乾血。梔子以開通熱鬱服用勞水者取其行而不滯也。仲景按證用藥不慮其峻投人方術已畧爲降等。猶恐誤施故方下註云治一切勞瘵積滯疾不經藥壞者宜服可見慎重之至也。

李士材病機沙篆云古稱五勞七傷六極二十三蒸證狀繁多令人眩惑但能明先天後天二種根本之證無不痊安夫人之虛非氣卽血五藏六府莫能外焉而血之源頭在乎腎氣之源頭在乎脾脾爲肺母

肺爲生氣之宮。故肺氣受傷者。必求助於脾。上腎爲肝母。肝爲藏血之地。故肝血受傷者。必借資於腎水。補腎補脾。法當並行。然以甘寒補腎。恐妨胃氣。以辛溫扶脾。恐妨腎水。須辨緩急而爲之。施治。或補腎而助以沉香砂仁。或扶脾而雜以山藥五味。機用不可不活也。

虛勞之證。扶脾係肺。多不可缺。然脾性喜溫喜燥而溫燥之劑。不利於保肺。肺性喜涼喜潤而涼潤之劑。不利於扶脾。兩者並列而論。脾有生肺之機。肺無扶

脾之力。故曰土旺而生金。勿拘拘於保肺。瀉火之
亢。以全陰氣。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法當並行。然瀉火
之劑多寒。而損陽氣。壯水之劑多平。而養陰血。兩者
並列而論。苦寒過投。將有敗胃之憂。甘平恒用。却無
傷中之害。故曰水盛而火自熄。勿汲汲乎寒涼。

治虛邪者。當先顧正氣。正氣存則不致於害。且補中
自有攻意。蓋補陰卽所以攻熱。補陽卽所以攻寒。世
未有正氣復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氣竭而命不傾
者。如必不得已。亦當酌量緩急。曾從從宜。從少從多。

寓戰於守斯可矣。此治虛之道也。治實證者當去其邪。邪去則身安。但法貴精專。便臻速効。此治實之道也。惟是假虛之證不多見。而假實之證最多也。假寒之證不難治。而假熱之治多誤也。然實者多熱。虛者多寒。如丹溪曰。氣有餘便是火。故實能受寒。而余續之曰。氣不足便是寒。故虛能受熱。世有不辨真假本末。而曰知醫者。則未敢許也。

凡陰虛多熱者。最嫌辛燥。恐助陽邪也。尤忌苦寒。恐伐生氣也。惟喜純甘壯水之劑。補陰以配陽。虛火自

降而陽歸於陰矣。陽虛多寒者，最嫌涼潤，恐助陰邪也。尤忌辛散，恐傷陰氣也。只宜甘溫益火之品補陽以消陰。沉寒自斂而陰從乎陽矣。不知者，惟知以熱治寒，以寒治熱，所以陰虛不宜降者，則服寒反熱，陽虛不宜耗者，則服熱反寒。此無他，皆以專治旺氣故其病反如此。

春夏之令主生長，秋冬之令主肅殺。人知之矣，殊不知藥之溫者行天地發育之德，藥之寒者象天地肅殺之刑。如四物湯加黃蘗，知母名坎離丸，舉世奉之。

以爲滋陰上劑降火神丹。不知秋冬之氣非所以生萬物者。涼血之藥常膩膈。非痰多食少者所宜。涼血之藥多滋潤。多用必致泄瀉。嘗見虛勞之死。多死於泄瀉。泄瀉之因。多因於清潤。况黃藥苦寒。苦先入心。久而增氣。反能助火。至其敗胃。所不待言。川芎上竄。非火炎上氣者所宜。知母滑腸。豈元氣下陷者可服。丹溪云。實火可瀉。虛火可補。試問虛勞之火。屬之虛乎。屬之實乎。瀉之可乎。昔人云。畏知藥如鴆毒。恐其伐我命根耳。雖然。病初起而相火正隆。苦燥渴而右

尺滑大暫投亦是無妨久用斷乎不可故用溫補病
不增卽是減內已受補故也用寒涼病不減卽是增
內已受伐故也蓋溫暖之藥像陽明君子苟有過人
皆見之寒涼之藥類陰柔小人國祚已危人猶莫覺
其非

虛損之證皆下寒上熱所謂水火不交者也其重感
於寒者則下焦作痛不感寒者則不痛至於上焦燥
熱則一也上焦方苦煩熱得寒涼之藥則暫快遂以
爲藥有功故喜服之不知寒涼之藥不久下注則下

元愈寒火爲寒逼上行則上焦之熱愈甚展轉反覆遂至沉錮而不救是以寒涼補陰非徒無益而且有損也

氣有餘便是火補虛而用益氣之藥能無助火爲害乎夫火與元氣勢不兩立一勝則一負正氣旺則邪無所容矣卽血虛而用血藥亦必兼氣藥爲主經曰無陽則陰無以生血脫者益氣爲血不自生須得陽和之藥乃生陽生則陰長也若單用血藥血無由而生反有傷犯中州之患矣東垣云人參甘溫補肺氣

肺氣旺則四藏之氣皆旺。精自生而形自盛也。白飛霞云。人參多服。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凡病後氣虛。及肺虛喘嗽者。並宜用之。人參補氣功。載本草。人所共知。王好古謂肺熱還傷肺。王節齋謂虛勞服參。蓄必死。以故天下皆稱有毒。如蠍。殊不知肺家本有火。右寸大而有力。東垣所謂鬱熱在肺者。誠當勿用。若肺虛而虛火乘之。肺方被難。非人參何以救之。古方治肺寒以溫肺湯。肺熱以清肺湯中。議以分清湯血。虛則養。皆用人參。自內經以至諸賢。詩詩言之。

以氣藥有生血之功。血藥無益氣之理。可謂深切著明。人亦奈何不悟耶。

內經論風寒暑溼燥火六氣之變。皆能失血。各當求責。若不察其所因。槩與涼藥折之。變乃生矣。服寒涼後。證雖大減。脈反加數者。陽鬱也。宜升宜補。大忌寒涼。而執迷不省。復用寒涼。不徹者必死。而後已。○七情妄動。形體疲勞。陽火相迫。致血錯行。脈洪多熱。口乾便濇。宜行涼藥。若使氣虛挾寒。陰陽不相爲守。血亦妄動。必有虛冷之狀。蓋陽虛陰必走是也。更驗其

血之色必瘀晦不稠非若火盛迫血妄行之血色濃厚紫赤也。宜理中加肉桂收攝之。因氣而發者加木香烏藥。或飲食傷胃逆上吐衄加香砂查麴。欬嗽有紅用固本丸集靈膏脾胃虛而大便不實者瓊玉膏。勞嗽吐紅上熱下寒四味鹿茸丸濟生鹿茸丸選用。腎虛風襲下體痿弱骨節疼痛喘嗽失精腰腹腿膝脛踝作痛不能起立者安腎丸。久病虛勞失血血枯發熱及女人經閉血枯者宜參閱四烏鯁骨一應茹丸或四物換生地加龜仁無蟲作丸服。

吐血成升斗者。花蘂石散然。必陽虛不能制陰。陰氣暴逆者爲宜。若氣盛血隨火湧者。誤用必殆。宜十灰散。若胃脘畜血上溢。犀角地黃湯加大黃下逐之。吐血初起。多宜大黃下之。失血以下行爲順。上行爲逆。又言亡血虛家禁下。何也。大抵宜行者行之於畜妄之初。禁下者禁之於亡脫之後。不可不明察也。○積勞吐血者。血病之餘。吐血者。吐血多而久不止者。竝宜獨參湯主之。氣虛有熱。保元湯加童便藕汁。卽有血亦無礙。○一切失血。或血虛煩渴躁熱不寧。五

心煩熱。聖愈湯。○血證既久。古人多以胃藥收功。異功散加丹皮。山藥。澤瀉。欬嗽更加萎蕤。此虛家神劑也。○凡失血。無論衄血。出於經。欬血。出於心。嗽血。出於肺。吐血。出於胃。咯血。出於腎。嘔血。出於肝。唾血。出於脾。但以色紫黑者爲瘀積久。血色鮮紅者爲暴傷新血。色淡清者爲氣虛挾痰。總屬炎火沸騰。故治血以降火下行爲首務。不可驟用酸寒收斂。使瘀積發熱。轉增上炎之勢。先用瑞金丹。次用童真丸。引血與火下行最速。若血色正赤。吐出卽凝。剔起成片如柿。

皮者此守藏之血。因真陰受損而脫。雖能食倍常。必驟脫而死。若吐淡紅如肉如肺者。謂之欬白血。此肺胃並傷。雖淹歲月亦終不救。

虛勞精滑無度。或交寅刻夢遺。氣少力微。日漸瘦削。目視不明者。因房勞太過。督任不交。不能約制陰火也。陽虛者鹿茸丸。遍鹿二仙膏。陰虛者六味丸加鱉膠五味。或六味丸雜聚精丸一分合服。飲食減少。難於剋運者。納氣丸。陰陽俱虛者。十補丸。脾胃陰陽俱虛者。香茸八味丸。皆兼補先後天藥也。男子精未充。

滿色慾過度泄出多有半精半血者此竭力傷肝肝傷不能藏血也蓋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少陰之精氣既竭則厥陰之血氣亦傷是以并血泄出腎主閉藏肝司疎泄氣竭肝傷中空無主所以二藏俱闕其治總不出上法也若夫思慾不遂鬱火無制精爲火擾而亡脫者又當清利瀉火爲主設與同歛其滑愈甚矣

沈明仲曰陰虛多火人偶感客邪其蒸熱欬嗽雖異乍時然察其脈不能便顯浮緊之象但較平時必然

稍旺。慎勿輕用疎風散表。以風藥性皆上升。喘咸非所宜。亦不可妄與清肺止嗽。轉傷胃氣。爲害不淺。當此宜暫停補藥。靜以養陰。邪自退。聽內本多火。勝理必疎。或啜熱湯稀飲。汗氣隨通。邪卽解散。先哲有云。陰虛火旺。人元氣傷損。雖有客邪。切忌羌防柴葛等。升發散表之劑。設不知此。誤用風藥。則風乘火勢。火助風威。以煽動其陰邪。輕則虛陽擾亂。不寧重則氣隨汗脫而斃。蓋邪氣方張。如日之初升。雖有合劑。遏之愈逆。不獲已而用藥。祇宜小劑。葱白香豉以解。

散之若陰火原不太盛小建中黃耆建中亦無妨礙
誤用保肺藥必欬嗽益甚卽於建中湯稍加萎蕤細
辛以搜散之俟其勢衰脈虛確遵趙以德甘寒杜風
清熱之例庶無差謬如六味合生脈去萸肉倍地黃
人參加萎蕤大劑作湯晨夕兼進合標本而爲施治
服後欬嗽稍減蒸熱未除此虛陽不能斂制也加牛
膝龍甲以滋下源分先後而爲處裁然鼈甲非九肋
者必不能應手也。若因飲食過度者亦宜暫停補
藥以觀其勢慎勿輕與消導或戕其胃以招虛虛之

謗惟枳實理中甘草乾薑二湯分別本元及所停多
少而裁用可也。因勞役饑飽者補中益氣去升麻
加煨葛提挈脾胃之清陽則邪火自降若陰虛火炎
斷無升舉之理。後人不審每以升柴治陰虛火旺無
不蒙其害者。○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脈結心悸行動
如常不出百日危灸甘草湯主之。千金翼法也。○若
少年稟氣不足因飲食饑飽所傷致成虛損日脯潮
熱形體羸弱腹脹氣急脈來弦數者白鳳膏最當此
葛可久法也。

大約欬嗽發熱始先以泄氣爲主。若久嗽不止必然氣虛火旺。一切耗氣之藥俱不可用。如桔梗杏仁橘紅蘇子皆主疎泄。非久嗽所宜。若氣耗甚者又當以保元生脈收斂之。此新久虛實不同治也。

有鬱證發熱喘欬。誤用寒折致心火淫肺。肺被火淫勢不得不奔迫大腸而成泄瀉。慎不可用溫補脾胃藥。惟逍遙散隨證加減多服乃効。思慮不遂心神耗散日漸發熱。肌肉瘦削而成風消。內經所謂二陽之病發心脾。以風熱勝氣。日益消瘦也。宜多服逍遙。

散後用歸脾湯調理。婦人血既滿而失合，男子精未充而思室，多成是證。婦人則經閉血溢，男子則亡血失精，並宜巽順丸專調衝任，兼散瘀血。瘀血散後，更與烏骨雞丸調補之。若誤用苦寒涼血藥，致脾胃滑脫者不治。

癸婦師尼所欲未遂，陰陽離絕，鬱火亢極，不得發泄而成失合證者，較之房勞更甚。始則肝木鬱熱，繼則龍火上煽，致心肺受病而喘嗽煩熱甚，則迫血驟亡者有之；經閉不行而吐衄者有之。此證宜開鬱降火。

增損柴胡湯加味逍遙散選用陰火亢極者可用滋
腎丸玉燭散先瀉鬱火後服滋養之藥如烏骨雞丸
之類若鬱火不泄而氣不榮而發癰疽者去生遠矣
劉默生云虛勞多起於鬱鬱則其熱內蒸內蒸則生
蟲蟲侵蝕藏則欬初起早爲杜絕不致蔓延若遷延
日久欬嗽不止痰如白沫聲啞喉痛不可治矣脾胃
泄瀉六脈細數而堅急久臥床褥煩躁血多者不治
如六脈平緩重按有神飲食不減大肉未消二便調
適者可用貝母麥冬消痰寧嗽功多開鬱蛤蚧透骨

這蟲佐以百部殺蟲獨步兼地骨皮薄荷以清內熱
橘紅甘草調中和營爲主如寒熱不止加青蒿鼈甲
骨蒸無汗加牡丹皮每夜發熱不已加酒浸白芍血
虛有傷加茜根氣虛少食加人參脾虛大便不實加
茯苓燥結加杏仁小便不利加茯苓澤瀉但覺脊中
熱痛不已或時澀澀作癢者皆是療蟲爲患宜用向
東南桃頭四五十個生艾一握雄黃豆大一塊麝香
二分搗爛烘熱擦脊骨膏肓百勞肺俞等穴及四肢
關節間七日一次亦有用桃葉觔許同艾葉一二兩

分二囊盛以陳酒三觔煮乘熱熨背脊膏肓百勞等處不過二三次蟲從魄門而下後以六味丸合生脈散調理傳屍勞瘵亦宜用之

凡骨蒸以多汗爲易治氣虛血尚未竭也若乾熱無汗爲難治氣血內涸不能外通也。骨蒸勞嗽而見脈弦細數疾而赤如裝而魚色粘目睛無神眼眶陷下汗出如珠天柱不正指瘦如籬聲啞咽痛嗽而加汗嗽面上喘下泄嗽而左不得眠肝脹嗽而右不得眠肺脹肉脫骨痠而熱甚泄瀉無度而畏寒失血發

熱而脈數實。欬吐白血及嘔血。聲散骨肉相失。陽事
不禁。暮熱如焚。身熱而色天然白。及下血。脉寒熱脫
形。脉堅搏者。皆不可治。如病久不閉。忽得氣血冲和。
心腎交媾。陽事必舉。尤宜切戒房室。犯之必復。愈難
調治也。大抵虛勞起於斷喪者。肝腎過勞。多致亡血。
失精。強中陰竭而死。起於鬱結者。內火燥津。多致血
結。乾欬。嗜食發癰而死。起於藥誤者。脾肺受病。居多。
多致飲食減少。喘嗽泄瀉而死。此證多患於高梁。不
但所稟柔脆。且性喜服藥。小病必然變重。展轉戕賊。

不至傷殘不已。試觀貧居村野有病何嘗服藥。所以得盡天年。明哲保身。胡不自省而甘委之庸術哉。面色不衰。肌膚日瘦。外如無病。內實虛傷。俗名桃花。症其證必蒸熱。欬嗽。或多汗。或無汗。或多痰。或無痰。或經閉。或泄精。或吐血。或衄血。或善食。或泄瀉。須察其所現何證。何藏受傷而治之。然此皆爲陰火煎熬之證。治多不効。室女過時不嫁。男子過時不娶。及少寡者多犯此證。以陰火雖乘陽位。非但不能清燥。陽分之津液。陰分之津液。反竭力上供。陽火之清燥。故

肢體日削而面色愈加鮮澤也。輕者嫁娶後漸愈重者雖暫愈一兩月。而後必死。以其軀體柔脆。精氣先枯。不能勝其發泄也。惟少寡再醮者。每多自愈。以其軀體堪任也。鬱火既散。津液既通。可不藥而愈矣。傳尸。熱毒積久。則生惡蟲。蟲蝕人藏府。故沉沉嘿嘿。不知所苦。無處不苦。經年累月。漸就羸瘦。其證蒸熱。欬嗽不止。胸背痛。兩目不明。四肢無力。腰膝痠疼。卧而不寐。或面色脫白。或兩頰時紅。常懷忿怒。夢與鬼交。同氣連枝。多遭傳染。至於死亡。又傳傍人。至於

滅門又傳他姓。慘毒之禍。聞者駭心。辨之之法。燒真
安息香。病人吸煙。嗽不止者。乃傳尸也。若嗽不甚者。
非也。療蟲最易。傳人能謹戒七情。嚴避六氣。常遠房
室。慎節飲食。蟲不得傳也。惟縱慾恣情。精血內耗。邪
祟外乘。凡覺元氣稍虛。或腹饑餒。勿入勞瘵之家。或
女病思男。男病思女。一覩其面。隨卽染傷。不可不知。
治療之法。固本爲先。祛蟲次之。安息阿魏蘇合沉香。
冰片麝香犀角龍齒。獺肝獺爪。硃砂雄黃。皆有祛邪
伐惡之靈。更以天靈蓋助之。然各有所宜。若能食便。

秘面赤者合用獺肝獺爪食少便滑面青者合用天
靈蓋其夫死傳妻妻死傳夫毒邪深入腎肝二藏者
用骨殖中水以生甘草末收曬九次丸服服後必大
瀉數行則熱邪自大便而下也其蘇合香丸步歸血
餘散鼈甲生犀散傳死丸皆治瘵之專方若病入膏
肓不能起枯骨也

鍾柔師訓云嘗治虛損脈和緩而五六至但欬嗽發
熱無惡寒咽痛喉哽等證以爲可治服保元四君之
類十餘劑欬嗽畧可熱亦微退至二十劑外欬嗽反

盛熱復如前而身反不能轉側。足漸無力。至不能行而踈此何也。緣下焦腎氣衰憊。無津液滋養。百骸陽氣不能四運。脾肺之氣不能下輸。故足無力而踈。藥雖有効。病雖暫減。終不可治。若初服四君。保元十餘劑。而脈細如絲。其數不改。決不可治。如細而不數者。此猶有胃氣。無腹痛作瀉。而飲食如常。可用保元參朮調理。須二三年方愈。若服藥後數脈漸減。和緩有神。雖曰可治。亦得三月見功。年半方可全愈。又須看年力之衰壯。精神脾胃之強弱。斷之。若服藥後脈雖

和緩而腿漸無力如前所述且痰嗽不止脈雖緩治之無益又或如前證足雖無力而熱退嗽減飲食如平人此脾胃尚強猶可遷延歲月又有如前證六脈俱和緩服前劑熱退而脈漸弦反作瀉下血此平時火熱煎熬血留經絡得補藥氣血流通邪不能留而上下後半月十日自愈下血時能食者不死不能飲食精神倦怠者死可立待吐血後反驟能食者亦不可治若見腹痛理中湯惡心飲食少六君子湯無此二證用四君保元服之蓋下血者邪從下竅而出也

又有變作傷風狀者邪從上竅而散也當服補肺助脾之藥亦須半月而愈○凡病求汗不得汗者不治虛損六脈俱數服滋陰降火之劑不及四五十劑者猶可治之如服至百劑真元耗盡脈洪數而無神雖用補劑而洪數變爲細數必漸痿困不起而斃矣又或服寒涼未多用保元四君加生薑一三十劑求汗不出而洪數之脈不退亦難救治或雖無汗而洪脈漸減病亦漸去且能飲食此爲可治如此之脈大抵秋冬易治春夏難療○凡虛損脈六七至若逢春夏

火令津液枯槁腎水正行死絕之鄉肺絕脾燥無有不死者。若秋冬火令已退金水止旺脈雖數可治也。設病者骨立聲啞喉痛寒熱腹疼作瀉而脈細數亦屬不治。凡病延至三四月服藥已多其不効者必過用寒涼五藏愈虛邪火愈熾初用補藥數貼邪火一退反覺頭眩惡心骨疼脚痠神氣昏懶不思飲食。倘脈不細數而帶和緩急用保元四君大劑連服便安寢半日睡覺精神頓爽再服再寢飲食漸增則爲可治。倘脈細如絲腹痛昏憤者難治。凡久病人脈

大小浮沉弦滑而三部不勻或寸浮尺沉或尺浮寸沉但見病脈反屬可治如久病浮中沉俱和緩細察無神而體倦甚者必死再看其面色光潤此精神皆發於外死期速矣。凡虛損見數脈爲胃氣不足若轉緩弱爲胃氣生發之兆乃少陽春升之氣也。凡虛損病久脈雖和緩未可決其必療蓋久病之人元氣虛弱脈反和緩假氣也遇七八月間服補劑病得漸減此生機也或延至十一月一陽初動陽氣漸升內氣空虛無以助生發之氣則變憎寒壯熱服補劑

十餘貼寒熱漸退猶可延捱調理至二三月不變則生否則不治緣春夏木旺脾肺久虛氣衰不能敵時令耳。凡醫新病初時有邪脈浮數服按病藥數劑數脈卽退病已向安再數劑則倦脈反浮數此時不可爲尚有邪也蓋邪退而神氣初轉故浮只宜保元湯調養元氣浮數之脈得微汗而退倘不識此仍以祛邪之藥治之則變虛勞矣。久病服藥後六脈俱和偶一日診或細或數或虛弱或變怪異常卽當細問起居之故或因一夜不睡而變者或因勞役惱怒

或因感冒風寒各隨其感而治之。久病欬嗽氣喘若脈數者不可用補藥如服之虛火一退多令人痿倦不起須先用獨參湯稍加陳皮以接其氣數日後脈數漸退方與調理

診。石頑曰金匱云男子平人脈大爲勞極虛亦爲勞脈浮者裏虛也脈虛浮弦爲短氣目瞋衄血脈大者春夏劇秋冬瘳男子脈浮弱而濇者爲無子精氣清冷虛弱微細者善盜汗出脈沉小遲者溼泄食不化脈虛乳遲及諸乳動微紫男子失精女子夢交。

緊數之脈表裏俱虛。緊爲寒傷營。數爲血不足。脈見短數則無胃氣。細數緊數俱非吉祥。脈洪大按之虛者。須防作瀉。凡見數脈難治病久。脈數尤非所宜。脈忽浮濇而數。忽沉弱而緩變易不常。虛火之故也。虛損轉潮熱泄瀉。脈短數者不治。虛損脈浮大者屬陽虛。細數者屬陰虛。芤爲失血。若兩手俱芤而中有一部獨弦者。爲有瘀畜未盡。當散瘀爲先。不可驟補。若見數大者爲火旺。必難治。若見濇脈來至者。亦不可治也。弦數爲骨蒸。自上而下者必寸口浮數。自下而

上者必尺中弦急若關尺俱弦細而急如循弦縷者不治。又尺中弦強者必因房室發熱加之誤服寒涼故脈如是然虛損之人雖遠房室其尺脈之弦強必不能便軟若更犯房室明日反和此陰陽得交故爾暫軟後日診之其弦強必愈甚診察之際不可不辨也。

石頑治牙疳陶震瀾子傷勞欬嗽失血勢如泉涌服生地汁墨汁不止余及門周子用熟地便二升而止邀石頑診之脈得弦大面虛自汗喘乏至夜

則煩擾不寧與當歸補血湯四貼而熱除特覺左
脇刺痛按之漉漉有聲此少年喜酒負氣嘗與人
鬪狠所致與澤朮麋銜湯加生藕汁調服大便卽
下纍纍紫黑血塊數日乃盡後與四烏鯁骨一蘆
茹爲末分四服人黃北雞腹中煮噉留藥蜜丸盡
劑而血不復來矣

又治顏汝玉女病虛羸寒熱腹痛裏急自汗喘嗽
者三月餘屢更醫藥不愈忽然吐血數日前醫轉
邀石頑同往診候其氣口虛滿不調左皆弦微而

尺微尤甚。令與黃耆建中加當歸細辛。前醫曰虛勞失血。曷不用滋陰降火。反行辛燥乎。余曰不然。虛勞之成。未必皆本虛也。大抵多由誤藥所致。今病欲成勞。乘其根蒂未固。急以辛溫之藥。提出陽分。庶幾挽回前失。若仍用陰藥。則陰愈亢而血愈逆上矣。從古治勞。莫若金匱諸法。如虛勞裏急。諸不足。用黃耆建中。原有所祖。卽腹痛悸。亦不出此。更兼內補建中之制。加當歸以和營血。細辛以利肺氣。毋慮辛燥傷血也。遂與數貼。血止。次以桂

枝人參湯數服。腹痛寒熱頓除。後用六味丸。以滋
仁易黃肉。或時間進保元異功。當歸補血之類。隨
證調理而安。余治虛勞。嘗屏絕一切虛勞之藥。使
病氣不致陷入陰分。深得金匱之力也。

門人進問虛損之治。今人恆守肝。只是有餘。腎只
是不足。二語咸以清熱平肝爲務。吾師每以扶脾
益肝建功。其旨云何。石頑答曰。夫嗽雖言肺病。而
實本之於胃。內經欬論有云。其本在胃。頗關在肺。
其義可見。至於平肝之說。關係匪輕。肝爲生發之

藏土藏精血。精血內充。證脈俱無由見也。凡虛勞裏急亡血失精。煩熱脈弦。諸證良由生氣內乏。失其柔和而見乖戾。似乎邪熱有餘之象。是須甘溫調補以扶生發之氣。審係陰虧則壯水以制陽。陽虛則培土以厚載。使之榮茂而保其貞固。詎可復加削伐而損既病之胃氣乎。

復問虛損之宜於扶脾益肝。敬聞命矣。先哲治按中多有黃四物等方者。何也。答言風土不同。故也。西北之人。恆食燥火。燥爲水上之精英。得水益

熾作食食之能助真火真火過極則爲壯火壯火散氣是以西北之人患中風者多虛羸者少卽或有之惟以苦寒清火爲務雖有虛證無藉辛溫也東南之人惟食薪火薪稟水土之慄悍得水卽減作食食之專助龍火龍火飛騰則爲邪火是以東南之人患中風者少虛羸者多縱有肝邪最忌苦寒傷中之劑雖有木鬱難於升發也然西北之人豈無真陽虛劇宜用薑附者東南之人豈無邪熱亢極宜用苓連者常知比人稟賦雖強以水爲事

眞陽耗竭非峻投辛烈烏能扶元氣於無何有之
鄉南人稟賦雖薄恣情自恃邪火暴逆非暫用苦
寒何以救眞陰於將竭之頃哉庸師但知辛熱有
助陽之功曷知有損陰之患苦寒有傷中之慮曷
知有救陰之力歟